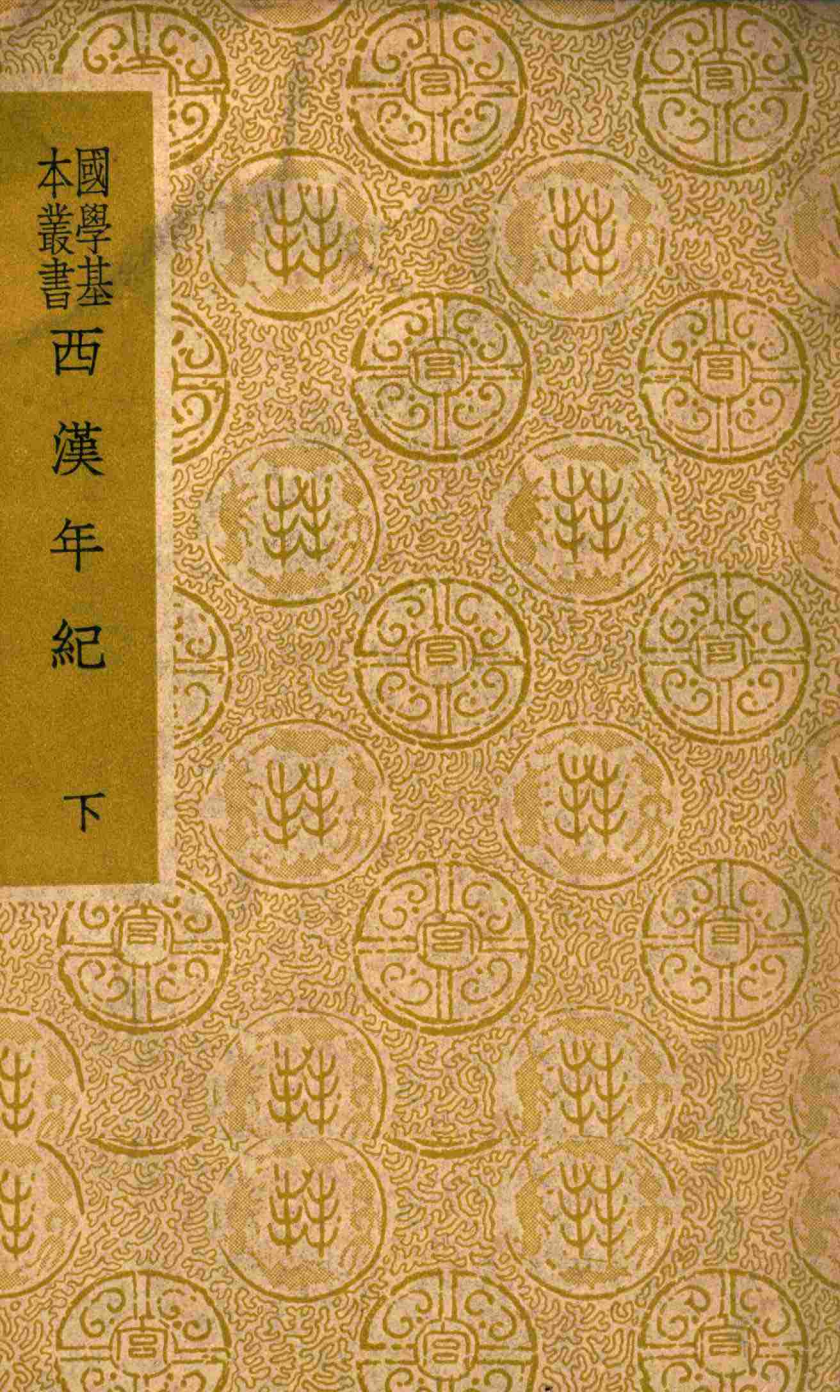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西漢年  
紀  
下



書叢本基學國

紀年漢西

(下)

撰之益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 西漢年紀卷十七

武帝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本紀。考異曰。本紀又有雲陵字。顏註曰。此當云雲陽。寫者誤爲陵耳。趙德仔死葬雲陽。至昭帝卽位始尊爲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此言是也。又謂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桀也。此言恐未然。荀紀云。徙豪桀于茂陵。陵在雲陽。審如荀氏說。則是徙豪桀于茂陵之雲陽耳。非兩處也。故通鑑削去雲陽二字。今從之。己巳晦。日有食之。五行。大司農桑宏羊。貶爲掾粟都尉。百官表。

二年春三月。更黃金爲麟趾褭蹏。本紀。初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令司馬談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見父于河洛之間。太史談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余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

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遷遭李陵之禍。幽于繯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維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淇漚。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旣喪。豐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旣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千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旣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通關

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服遠人。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于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旣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以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鄰。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旣強。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歸德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

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容翽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禳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旣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尙矣。尙父側微。卒歸西北。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邱。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衣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強。魯乃不昌。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旣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強。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旣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賸。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旣強。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

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鼉黿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騶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績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淫辟。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人。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

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拙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假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愴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輿。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智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旣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父駐於昌邑。以尾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佞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旣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



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子述文。弟子興業。成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厭。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作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音通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強齊之讎。雪其

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

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漚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漚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出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宏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旣平中國。而它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京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卬、笮之臣。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

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旣。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擯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

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敵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史記太史公自序。考異曰。呂氏大事記載于天漢二年。遷坐李陵事後。按遷序傳云。述往之麟止。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武紀更黃金爲麟止。蓋太始之二年也。今附於爲

九月。御史大夫杜周卒。

本紀

周爲吏深刻。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踴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

事矣。其酷暴如此。

苟紀

是歲。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廣袤三百里。

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

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

之饒也。

溝洫志。苟紀。

三年。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初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

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

外戚傳

直指使者趙人江充。爲水

衡都尉。

百官表

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王。爲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

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頻妙反爲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

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

逋逃小臣苟爲姦譌古訛字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

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丹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求復立

丹爲太子上不許數語見趙王傳初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

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旣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

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

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侍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

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毋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

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

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遷爲水衡都

尉江充傳

四年夏四月幸不其音基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

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本紀

征和元年。光祿大夫公孫遣守少府。百官表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

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

質匈奴。西域傳

二年春正月。有司案驗公孫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賀傳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五行志三月丁

巳。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

忍之久矣。終不自革。迺以邊為援。使內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

減。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獄。已正於理。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為左丞相。考異曰。漢書百

官表云。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五月丁巳。屈氂為左丞相。荀紀載正月賀死。三月丁巳。屈氂相。二書不同。按漢書本紀載賀死於正月。五行志載屈氂相於三月。史記將相名臣表亦云三月丁巳。又屈氂傳載拜

相詔曰。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皆與荀紀合。疑百官表誤。今依荀紀。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

彭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屈氂傳初公孫敖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閒。至是

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敖傳。考異曰。漢書本紀書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將軍敖有罪。要斬。荀紀通鑑

居民閒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敖既衛氏黨。所坐巫蠱必與曹宗衛仇事相連。同。初上晚得戾

跡。是時去余吾之縣已五六年矣。當以傳為正。故呂氏大事記據傳載於征和二年。今從之。太子甚愛之。及長。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會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上。乃使江充入

宮掘地求蠱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懼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考異曰呂氏解照曰通鑑引漢武故事諸書載

其始末甚詳如言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詈罵更相告許以為祝詛上心既以為疑因是體不平此理之必然蓋可信也如載

太子曰吾人子安敢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蘇文亡歸甘泉說太子反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

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以漢書考之戾太子傳載石德書捕充之策止云太子急然德言而已未嘗有自歸謝罪之說也江充得揚言太子宮得木人帛書當奏聞耳非敢如獄吏治庶僚

禁止其朝謁也藉使充果持太子急太子向不得往甘泉亦何由能發兵乎劉屈氂傳載太子發兵入丞相府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怒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長史既乘疾置必先蘇文至

甘泉武帝聞變之始其怒如此必不能諒太子之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漢武亞谷侯盧賀坐受太子無他而遣使召之也凡此類皆未盡信今刪去之

節掠死東城侯居股與太子舉兵謀反開陵侯建祿舍太子所私幸女子皆要斬侯吏士劫略者皆徙焯

焯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屈氂傳水經注云東出北頭第一門名宣平門亦曰東城門其郭門曰東頭第一門名覆盎門亦曰下杜門又曰端門第二門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第三門名平門北對

門南出東頭第一門名覆盎門亦曰下杜門又曰端門第二門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第三門名平門北對未央宮西出南頭第一門名章門亦曰光華門又曰便門第二門名直門又曰龍樓門第三門名西城門

亦曰雍門又曰函里門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橫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第二門名門亦曰朝門第三

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入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

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

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

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竹仲於瞽叟孝已破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



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按戾太子傳。此下有今皇太子爲漢通嗣一段。臣聞子背盡忠

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尉意。少察所親。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下感悟。然尙未

顯言赦之也。考異曰。荀紀以爲令孤茂。漢武故事。以爲鄭茂。二者不同。漢書不載。今從之。故事又云。茂

急。太子自殺。溫公云。是時上若教太子。當詔吏勿捕。此說恐忘。故通鑑削去。止云書奏。天子感悟。然尙未顯言赦之也。今從通鑑。

脫。卽入室距戶自經。戾太子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公孫

班周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

見。其長竟天。遂命將出征。而戾太子生。考異曰。班氏本文云。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

長星見。元朔元年。戾太子生。蓋相去七年矣。又元朔二年。始置朔方。乃在太子既生之後一歲。贊殊爲乖誤。今微爲刪潤云。自是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

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

嬖臣哉。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

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

衛太子敗。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立。使使上書。求入宿衛。帝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

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卽斬其使者於闕下。後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

帝由是惡日。燕王傳補生補史記

三年春正月。時右輔都尉王訢守右扶風。上數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居用張竹亮辦。上嘉之。駐車拜

訢為真。王訢傳百官表三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邱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

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與敵戰。多斬首。通至天山。敵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貳師與敵戰。乘勝

追之。范夫人城。開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按原本。脫三月以下至此。下文廣利降匈奴。按原本。脫三月以下至此。下文廣利降匈奴。按原本。脫三月以下至此。下文廣利降匈奴。

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

匈奴。史記匈奴傳初。李夫人蚤卒。上憐憫焉。以后禮葬。後以兄廣利為貳師將軍。及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李夫

人。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匈奴傳九月。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

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鄭人田廣明。為淮陽太守。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

衣。乘駟馬。車至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德。尉使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

害。為當塗侯。德。轅音遂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上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

欲不貴矣。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田廣明傳本紀高寢

郎長陵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田

秋。戾太子傳。

班固曰。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盡情。彰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四年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雷者三。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械陽宮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鷲。有司以爲美祥。以薦宗廟。郊記志本紀夏六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百官表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

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貫之。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曰。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旣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千秋傳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

內虛耗及貳師以軍降匈奴。上旣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闢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斥太史都尉明燧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侯兵，能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騾、囊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尙廝留甚衆，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怨，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辛苦而燒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敵迺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

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西傳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子容反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

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元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

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賭犀布瑋。音瑋。代音瑋。妹音瑋。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音矩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

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益於後宮。蒲梢。所交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

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

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

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徒浪反。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讀曰示之。及

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

船。租及六畜。民力屈。其勿反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

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耨。工大反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耨田。以二耨爲耨。廣

尺深尺曰耨。長終晦。一晦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三耨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音頽其土。以附

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薿薿。音疑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深反盛暑。隴盡而

根深能讀曰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用

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莫幹反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

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

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晚犁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以故田多墾

關過試以離官卒田其宮墻而緣反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

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不

盡如鉤本紀荀紀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是也是歲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徙千二百人捕

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百官表大鴻臚戴仁坐祝詛誅上以淮陽太守田廣明連禽大

姦徵入爲大鴻臚百官表廣明傳匈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

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娶漢女爲妻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

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

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

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匈奴傳

後元元年夏六月御史大夫商邱成坐祝詛自殺本紀百官表考異曰功臣表云邱成坐爲詹事侍祠孝文廟醉辭堂下日出風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百官

表云坐祝詛成不爲魯事功臣表調也今不取按百官表商邱成以征和二年九月是歲京兆尹建坐爲御史大夫此本與此處書邱成自殺而征和二年不書爲御史大夫日月疑有脫誤祝詛要斬百官表漢興功臣子孫訖于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漢書功臣表序

二年春二月丁卯以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金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以太僕并左將軍

百官表搜粟都尉桑宏羊爲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荀紀上官桀始爲羽林期門郎

從帝止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廄令外戚傳

丁卯帝崩上尊號曰孝武皇帝荀紀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李夫人傳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

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紹周後

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

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考異曰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舉俊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紹周後此皆其可述者也至于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禱百神徒爲紛紛耳今刪去此四語





# 西漢年紀卷十八

## 昭帝

孝昭皇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後元二年二月乙丑立爲太子。年八歲。考異曰：荀紀云：昭帝即位年十六。漢書紀云：立爲太子年八歲。立太

子之後三日即帝位。是即位時甫八歲耳。又上官桀爲燕王書告霍光罪。上覺其詐。史書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蓋自即位至其年已七年矣。當是荀紀差誤。今從漢書。戊辰太子卽皇

帝位。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田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通鑑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

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孟康曰：內朝外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宜有以教篤。使光

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卽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田千秋傳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

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皆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

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傳秋七月。有司奏濟北王寬諄。布內人倫。又

祠祭說詛上。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考異曰：裴以謀反書。今從傳。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本紀

及濟北王傳

始元元年春二月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義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義言待

詔五祚讀與祚同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

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

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威武洋溢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

狩天下遠方珍物陳於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及褒賜益封且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

宗室中山哀王子長等結謀詐言修武備非常長於是爲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獲奉北藩

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讀曰武備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

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於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或者寡人

之不及與讀曰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與矯同邪防非章聞揚和撫慰百

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且曰前高后時僞子宏立爲

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

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爲姦書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會餅丁步

反侯劉臣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以聞上遣大鴻臚丞治連及燕王燕王上

以爲旦至親荷紀抑按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諭之至

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言帝實武帝子狀待御史復見王責以正法問

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體。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二弟。故治武帝在時。尙能寬王。今帝始立。年幼。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無所阿。恐不能寬王。王自謹。無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旦恐懼服罪。叩頭謝過。褚先生補史紀有詔無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候。燕王旦傳。九月丙子。車騎將軍秬丁故侯金日磾薨。本紀賜葬具冢地。送以輕重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傳。二年春正月。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皆受爵。荷紀三年春二月。有星孛於西北。本紀四年秋七月。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幼。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卽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弋季反漢糧也。衛律於是止。匈奴傳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本紀令杜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往從之。延年傳是歲。衛尉王莽爲右將軍。衛尉騎都尉上官安爲車騎將軍。衛尉并右將軍。百官表考異曰。漢書本傳。是歲。衛尉王莽爲右將軍。衛尉騎都尉上官安爲車騎將軍。并右將軍。紀五年。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桑樂侯。外戚傳又云。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紀。易車騎爲驃騎。外戚傳以封侯在遷將軍之後。皆未喻。按百官表。始元四年。騎都尉上官安爲車騎將軍。是時蓋未封侯也。如此。則遷將軍在四年。封侯在五年。外戚傳亦云。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衣黃襜褕。音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考異曰。本紀云。張延年尙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依通鑑以不疑傳爲正。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

軍中二千石雜識視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大將軍欲以女妻雋不疑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雋不疑傳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儒林罷儋耳真蕃蕃安郡本紀考異曰

馮九真郡按真番朝鮮地番馮九真儋耳皆南郡地賈捐之傳云儋耳珠厓在海中洲居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始元元年二十年閒凡六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然則是所罷特儋耳初武帝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暴惡番馮九真未嘗罷也今從漢書本紀及賈捐之傳

以自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是二十餘年閒凡六反叛遂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賈捐之傳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暴師連年五行志秋復遣軍正王平等竝進大破之

平還拜爲廷尉百官表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本紀丁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長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

令胡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遊微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

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胡建傳考異曰按表是年有京兆尹樊福以二月議則丁外人之殺樊福胡建之前

自殺當在正月今書於議鹽鐵之前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

桑宏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而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業。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紅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便恣留難。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竝收。萬物竝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賣物也。大

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賑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毆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人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卽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王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

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益。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sup>七</sup>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非。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籩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此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非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滅除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竝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

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未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搆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閒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己。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己也。御史曰。古者十五人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益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脩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年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老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竝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彊使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



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得。諸人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關於民理，而喻於利末，沮事墮，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辨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石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諛諛，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丞相史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元之始，民樸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衰也？賢良曰：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樸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滿，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卽負耒，止作鋤耰，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修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士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迺誅滅殘賊，以失天下之貴，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愈，故百姓尚有殘賊之政，而強者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寡

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稗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反。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閒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今民間琢雕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騶貳輻輳。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泉而已。今富者緝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夔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臘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絜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偃舞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于鬼。怠于禮而篤于祭。古者土鼓黃抱。擊木附石。以盡其權。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塋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榿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醢醢之藏。棚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

人之墳。半仞之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事。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尙裝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告。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時廢。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于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足。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日修于五色。耳營于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于無用。財盡于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公卿節儉。率以敦樸。罷園池。捐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于內。蠻夷暴于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

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尙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縱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于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舉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尙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于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史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囊。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壺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己。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勁。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彊。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聽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生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置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

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己而不能教于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皙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闕而不著。百姓厥而不符。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鋤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萌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于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無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字。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掛罟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趨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論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于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饒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于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史曰：先王之道。軼民而難復。賢良文。

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于是遂罷議。

本紀鹽鐵論通典

桓寬曰。余覩鹽鐵之議。異哉。吾所聞。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并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陳其詞。闇闇焉。侃侃焉。雖不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于雲霧。終廢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務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悅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于斯務。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宏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尙權利。辟略小辨。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師古始。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大夫。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算也。

時濟陰魏相。亦以文學對策。謂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心。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霍光納其言。因擢義子延壽爲

諫大夫考異曰：此事通鑑載于燕王桑宏羊謀反坐誅之後，且云：久之魏相對策也。按昭帝時，惟始元五年，下詔舉賢良文學，六年有司舉賢良文學，論難鹽鐵事，自此以後，無再舉賢良文學之文。然通鑑所以載于元鳳元年，燕王死之後者，正以魏相策云：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諫而死，遂附于此。不知相所謂燕王為無道者，乃昭帝初立時，燕王與齊孝王子劉澤等謀反，義以諫死。至六年舉賢良文學而相對策，遂及之耳。故相傳曰：相以賢良對策高第，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按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魏相傳：初，蘇武詐稱御史，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按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

在北海上。漢求武及馬宏等，後匈奴歸此二人。考異曰：匈奴傳云：董衍鞮單于立三歲，衛律更謀歸漢使。在始元四年，按紀：移中監蘇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以為典屬國。武傳云：武來歸明年，上官桀等謀反，桀以元鳳元年誅，則武歸在始元六年。而匈奴傳所載誤矣。又武傳云：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常惠夜見漢使，教以天子射雁得帛書言武在某澤。史使者讓單于，單于乃歸武等。以此考之，初不出于衛律。今從武傳。凡從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拜為典屬國。霍光、上官桀、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胡服椎結。讀曰：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熟視而自循其祛。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與立政曰：少卿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偏遊天下，由余去戎人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大丈夫不能再辱，遂死。

匈奴本紀蘇武常惠李陵匈奴傳通鑑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本紀五上官桀安記光過失與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

人求封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葦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

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待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桀等

又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

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越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踪跡觀得失見秦

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閒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

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愆日聘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又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

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時上年十四實其非本紀霍光傳考異曰本紀云桀等詐使人為

軍之廣明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至燕王傳乃云旦自上疏又云帝覺其有詐遂親信光與霍光傳所載殊乖異顏氏疑燕王傳之誤今從本紀及霍光傳

元鳳元年春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四遣歸本紀考異曰荀紀載于

邊趙充國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充國傳百官表八月上官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霍光伏兵格殺

之因廢帝迎立燕王光傳考異曰外戚傳載桀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此必無之事始

王為天子亦無誅燕王立桀之語今從本紀削去此兩語准原其始不過爭權遂致于此當是時也聞其事

此謀者燕倉倉為大將軍幕府軍吏繼以告楊敞敞即燕王所告長史敞亡功搜粟都尉是也聞其事

子朝者乃杜延年延年又光親信腹心之人也事之因廢帝而立禹謂霍氏怨望欲殺相則有之至于廢天



子而立禹是亦誅燕立桀之類也。出乎爾者反乎爾。其斯之謂歟。褚先生補史記侯表書上官燕王置驛桀曰。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此得之矣。千百載之下。不欲擅變舊史。因書於此焉。燕王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譚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矯。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旣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觀。讀曰。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臣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烏鵲鬪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音水。王客呂廣等知星。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日。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假稱田使者。燕倉知其謀。燕王倉故爲大將軍幕府軍吏。補史記侯表。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不敢言。及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敕傳。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燕王丞相徵事任宮格捕桀。殺之。便門丞相少史王壽。考異曰。漢書侯表作王山壽。史記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侯表。時典屬國蘇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武素與桀宏羊有舊。又數爲燕王所訟。廷尉窮治黨。與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蘇武冬十月。封延年倉宮壽皆爲列侯。本紀。楊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楊敞傳。按原本不書封延年。旦聞桀安。

等事覺。憂懣置酒。與羣臣妃妾別。因欲自殺。左右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旦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高帝。墾古災。除害。耘鋤海內。勤苦至矣。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意。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綬自絞。天子加恩。賜旦諡曰刺王。燕王大將軍光。既誅上官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名。循吏大將軍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蕭望之。等數人于霍光。皆召見。光自經。上官桀等謀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兵刃。兩吏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于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于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望之宗正劉德。雜案上官氏。蓋主事。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所具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

刺史。劉澤傳。百官表。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本紀

三年春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

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按原本無

此句與下文不應。當是脫落。今補入。符節令魯國。隍息隨。宏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

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僭居羊。柳復起。非人力所爲。宏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

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

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宏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帝幼。大將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睡

宏妄設妖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睡宏傳。二月癸丑。下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光以其弄法輕重。皆坐以

縱反者。考異曰。此通鑑本文也。按傳無卒下之獄四字。兼前已云。光以千秋擅召二千石。冬。遼東烏桓反。

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八五原。霍光欲發兵邀于堯。擊之。以問趙充國。考異曰。按傳武都氏人反。趙充國以

都氏反。在元年。當是元年已爲中郎。將此言護軍都尉恐誤。今除去之。充國以爲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

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敢出兵。本紀匈。太史令張壽王上

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

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

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卽墨徐萬且。子余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橘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伯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壽王歷。迺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律歷志是歲。青州刺史劉德爲宗正。光祿大夫河內蔡義爲少府。百官表初。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遷補覆盎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閑。讀曰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讀曰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帝。至

是爲少府。義傳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本紀通典載帝冠辭曰。陛下攜著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祐。欽奉孟春之吉辰。嘗尊天道之郊。城乘率萬福之丕露。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

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承天無極。是時帝始冠。長八尺二寸。外戚許通詩尚書。有明哲之性。霍光亡

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冠。而猶不歸政。五行志。是月丞相富民定侯田千秋薨。本紀。考異曰。百官表。史記。將

相表。皆作正月甲戌。千秋薨。按長曆。是年二月乙卯朔。逆而推之。正月無甲戌。當是字誤。今除之。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因號曰車丞相。千

傳。魏相爲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田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臯。乃

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爲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

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

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

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

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魏相傳。二月

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封宜春侯。百官表。考異曰。胡致堂。晉見。謂千秋薨。二年不拜丞相。是霍光

其言善矣。殊不知田千秋之後。即拜王訢爲相。通鑑失。大司農楊敞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夏六月。赦天下

於登載。遂使致堂誤發此議耳。今據百官表中增入。茲不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

本紀。初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音邱慈。按西域傳。此下有廣利實龜

昭帝以爲校尉將軍。田輪。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

子將加厚賞。樓蘭王繼母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

子將加厚賞。樓蘭王繼母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

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西域傳傅介子從大宛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光曰。樓

蘭龜茲數反覆。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

齎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

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

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傅介子傳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西域傳考異曰。傅介子傳云。當更

不同。按其後漢卒立尉屠耆。當是西域傳所言為正。今從之。秋七月乙巳。詔曰。樓蘭王安歸。傅介子傳皆作安歸。今從之。常為匈奴

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

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為義陽

侯。又封范明友為平陵侯。考異曰。本紀作夏四月。按功臣表。二人並以七月乙巳封。今士刺王者。皆補侍

郎。傅介子傳九月。客星在紫宮斗樞極間。天文志

五年夏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天文志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紀考異曰。天

國少年。謂北軍與紀不同。今從本紀。是歲。詹事魯國韋賢為大鴻臚。百官表賢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周魯。大儒。徵為博

士。給事中。進授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章賢傳

六年冬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百官表侯表。考異曰。百官表作十一月己丑。通鑑作十一月乙丑。按長歷。是歲十一月己亥朔。無

巴丑今初啟嘗給事大將軍幕府爲軍司馬霍光愛厚之傳封右將軍張安世富平侯本紀烏桓復犯塞

從通鑑曰通鑑載於拜揚啟相前按揚啟蔡義之拜張安世之封蓋同日本紀敘安世封於烏桓之前則

二人之除亦在前無疑今從本紀烏桓犯塞事於張安世封侯之後按原本此上不書安世之封與考

異不合是歲便樂成爲少府河東太守田延年爲大司農百官表

元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風亂鬢音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志二月乙

酉群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天文志水衡都尉趙充國爲後將軍水衡都尉光祿大夫韓增爲前

將軍徙右將軍張安世爲車騎將軍光祿勳百官表將軍光白皇后之下於文義未安今移入此處夏四月癸

未帝崩於未央宮本紀初霍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因上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

爲窮褲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外戚傳唯皇后顯寢皇后年六歲而立立十年而帝崩遂絕繼嗣五行志大將

軍光白皇后請徵昌邑王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宣帝紀昌邑王賀哀王子也霍光昌邑王傳在國素狂縱武

帝之喪賀遊獵不止中尉瑯琊王吉上書諫曰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與

音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

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仁恩至虛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

逸遊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及徵書至王吉又奏書以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

徵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大王察之通鑑王昌邑王

既立行淫亂。大將軍光憂懣。以問大司農田延年。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議既已定。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朋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義。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丞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疇。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立爲皇太子。受皇帝璽。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從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年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龜鬪虎。與從官。官奴夜飲。湛讀曰沈。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皇太后詔曰。可。光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



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讀曰陷王大惡。考異曰。王吉  
有皆下獄三字。下又霍光傳云。光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  
人。皆送廷尉詔獄。是昌邑羣臣下獄已見於安世收縛之時。昌邑蓋未廢也。至王吉傳所載。乃是昌邑  
已廢。漢朝加羣臣之罪。悉誅殺之。非止收下吏也。吉傳爲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火。破  
誤通鑑從兩傳俱載。非是。今刪去王吉傳皆下獄三字。市中曰。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霍光傳。王吉傳。



# 西漢年紀卷十九

宣帝

孝宣皇帝。戾太子孫也。巫蠱事起。坐收繫郡邸獄。漢官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封者，屬大鴻臚。時丙吉為廷尉監，詔治巫蠱郡

邸獄。吉擇謹厚女徒，復作淮陽郭微卿，令保養曾孫。因遭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

庭養視。時掖庭令張賀、哀曾孫奉養甚謹。既壯，為取暴室馮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

家史氏。本紀：李奇曰：復作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輕弱不任守令，復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也。考異曰：本紀作趙微卿，今從丙吉傳作郭字。按原本無因遭大赦以下，事義未了。

且無以為後文封許廣漢等事。張本當是脫落，今補入。元平元年六月癸巳，大將軍霍光奏昌邑王淫亂，請廢。按原本無元平元年

從本紀補入。秋七月，光等議定以聞皇太后，詔即皇帝位。八月己巳，丞相敞薨。本紀：按八月以下，文義不相屬，今

史大夫蔡義為丞相。百官表：封陽平侯。義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力主常兩吏扶夾

乃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顛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

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蔡義傳：考異曰：百官表作戊戌，荀紀作戊寅，通

十四九月，卻有戊戌當是荀紀誤，今從百官表。左馮翊田廣明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皆超遷，光祿大

夫夏侯勝為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御史中丞于定國為光祿大夫，守尚書。時太僕丞張敞為豫州刺史。

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尙書授太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本紀四年載

后母顯使信于衍陰殺許后而不書許后之立前後文義未安今從本紀增入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本紀考異曰通鑑據外戚

皇太后按本紀不書後云皇太后歸長樂宮使帝即位之初已尊為皇太后不應尙以皇太后為稱也

又元帝紀元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釋者以為上官后是昭后至元帝初方尊太皇太后在宣帝

時固未嘗有此典也外戚傳誤以元帝為先帝劉氏已辯之矣通鑑既於宣帝即位初上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於元帝即位初又書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殊為乖誤今於宣紀削此語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平陵。本紀詔有司論定策功以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

尉周勃車騎將軍安世故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丞相蔡義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

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杜延年傳迺詔曰夫褒有德

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

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霍光傳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功次大將軍益萬六百戶

安世傳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

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今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

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北望苑北親史王孫位在廣明郭北諡法曰諡者行之益也愚以為親諡宜曰

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考異曰戾太子傳悼皇荀紀作悼考按有司作所請之辭為禮

曰尊宜比諸侯王以此攷之稱皇考與上下文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為孝昭帝後又

殊不協通鑑削去皇考兩字深有意義今從之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

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園許密反。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

悼園。皆改葬焉。民大子傳。侍御史嚴延年。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之欲反。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

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闕內罪人。法至死。延

年亡命。嚴延年傳。考異曰。按本紀云。本史二年春。田延年坐盜增餼。直自殺。干屬車事。不知其時。傳謂在劾霍光後。今載於田延年死前一年之末。

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本紀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縣官公作。夏五月。詔

議孝武廟樂。有司請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爲世宗。按原本。無詔議孝武廟樂。以下至此。考宣紀。五

脫誤。今增入。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

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

有光。殿上盡明。上迺下詔。赦天下。時霍光輔政。上共讀曰。已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郊祀志。辛亥夕。辰星與

翼出。早。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鈴。天文志。是歲。博士東海后倉爲少府。百官表。倉事同郡孟卿。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儒林傳。

本始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本紀。按原本不書許后之崩。與下文立霍后節。不相照應。今從本紀增入。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餘騎。與

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音鹿。蠡音黎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黎汗都尉。干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

餘級。得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封惠長羅侯。烏孫傳。

考異曰：烏孫傳三萬九千餘級，作四萬級。今從匈奴及常惠傳。又常惠傳七十餘萬頭，作六十餘萬頭。今從烏孫匈奴傳。按宣紀及匈奴傳，烏孫二萬本始二年，匈奴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上書求救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三年春，師發長安，夏五月，軍罷。校尉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落。六月己丑，丞相陽平節侯蔡義薨。本紀義傳。考異曰：荀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百官表。封扶陽侯。時賢年七十餘，以先帝

師甚見尊重。賢傳。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本始四年正月，日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漢書注：太

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

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張戀反。本紀。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有差。赦天

下。本紀。后光女也。荀紀。母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因為于偽反。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為皇后。初

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

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妹，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輦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

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焉。外戚傳。秋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天文志。

地節元年春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天文志。有星孛於西方，去太白二丈所。本紀。五行志。夏六月戊戌，甲夜，客

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天文志。丙寅，客星又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

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天文志。丙寅，客星又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

炎東南指其色白。志天文是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于定國爲廷尉。百官表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

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按原本脫雖

十二字今從定國傳補入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傳考異曰刑法志謂上惑路溫舒之言爲置廷尉平秩六百石於是選

如此則志誤明矣今從百官表

地節二年春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臣兄驃騎將軍去

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諡景桓侯絕無後臣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

侯奉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諡曰宣武侯。光傳史紀補表考異曰荀紀書於光薨

之後按光傳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以此攷之禹之拜將軍在光未死之前明矣今從本傳御史大夫魏

相上疏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讀曰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

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竹刃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

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

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上亦欲用之

安世深辭弗能得乃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安世傳考異曰通鑑考異云百官表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爲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爲尙書將

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宜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司馬當在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年七月，蓋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今從通鑑，按原本無上亦欲用之，以下文義未足，今增入。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

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遂以安世領尚書，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故令山

領尚書，又懼其蔽復令羣臣奏封事。此當時之事情也。通鑑刪去令羣臣奏封事一節，未完。又按通鑑載魏相上封事，請以安世為大將軍，以塞爭權。按紀羣臣奏事，乃為防霍山領尚書，不應先此已有封事之名。當改作上疏兩字。通鑑又載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請損霍氏權，及白去副封事。按魏相因平恩侯奏封事，廣漢封平恩，乃在地節三年，不應先以為稱。今載于封平恩侯之後。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虛到，來虛

反，不怠，流民自占之，贖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本紀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

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

為虛名云。循吏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本紀通鑑考異云：荀紀立皇太子，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今從之。乃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魏相因廣漢奏封事，言後元以來，

政繇冢宰，今光死，子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宜有以

損奪其權。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廣

漢白去副封，以防雍壅。讀曰：蔽帝善之。相傳外戚傳按二年使樂平侯山領尚書節考異云：則此處當

以下至此。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讀曰：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帝自在民間。

今補入。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讀曰：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帝自在民間。



知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居宜反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

季孫專權卒遂昭公鄉讀曰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矣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必

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甚者公室危唯明

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

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望之傳考異曰通鑑載于韋賢致仕魏相拜相

前時上博延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

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望之傳五月甲申丞

相扶陽侯章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劬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百官表六月壬辰御中

大夫魏相爲丞相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冬十月按原本無冬十月三字今據二年戊戌

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以虛尊加之而官

奪其衆霍光張安世傳考異曰據本紀十月詔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此專爲霍禹兵權故併安世

是也霍光傳云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此蓋通前事言之非曾罷屯兵

也蓋禹之罷屯兵已見于前十月通鑑既據本紀書罷右將軍屯兵矣至此又據光傳云罷其屯兵則爲

重出今刪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上深愍焉十二月乃下詔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

石溫舒傳本紀考異荀紀載于本始元年按刑法志廷尉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

之吏是也上深愍焉迺下詔置廷尉平紀載置廷平在地節三年今附于其前按原本無上深愍焉

以下文意未足且與元年于定國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及帝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為廷尉下考異不相應今補入

驚去車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

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至是漢遣侍郎會稽鄭吉校

尉司馬熹許吏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吉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西域

吉傳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通鑑考異云校匈奴傳知在三年今從之按原本無遷吉衛司馬以下與元康二年議擊匈奴下考異不應而神爵二年所書護鄯善以西句亦無根今補入

地節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之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絕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何元孫

建世為鄼侯荀紀褚先生補史記考異曰褚先生表以為二月荀紀以為正月今從荀紀二月本紀制詔御史賜

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王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

六千戶追賜諡外祖王迺始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外戚傳三月甲辰宗

正關內侯劉德以親親行謹厚為宗室率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室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

餘人考異曰草本作行謹重為宗室率侯監本作行謹厚按德傳云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則知草本為誤合從監本及本傳

平反音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恩澤表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與母宣成

夫人顯及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按原本止載霍后之廢而不載八月己酉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

后榮感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

其退避宮上靈綬有司廢處昭臺宮

本紀外戚傳

張安世自霍氏誅凌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

閒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迺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

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吏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

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皆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

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

安世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三年按安世傳云爲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

百官表載延壽爲太僕在元康元年觀歲餘之言則出爲北地太守在地節四年明矣兼本傳載上敕安

世女孫敬安世寢恐云云載于四年誅霍氏之後今從之初帝聞京房爲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時求其門人得瑯邪梁邱賀賀入

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中刃鄉讀曰乘輿車馬驚於

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

界中夜元服入廟居郎閒顏曰郎著卓衣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

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梁邱賀傳襄隄侯劉聖坐奉酎金斤八兩少

四兩免王子侯表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百官表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

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忠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子繩墨旬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

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情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讀曰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

足下而進矣。邑感敏之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循吏傳渤海太守龔遂。爲水衡都尉。百官表遂爲渤

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

韭。家二母。歲五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

果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虛到來。虛代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

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著。讀曰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火故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

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

子說。讀曰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

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丞。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

以官壽卒。雙遂

元康元年。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爲泗水太傅。百官表考異曰。通鑑載于趙

月。以鳳皇集。故天下當是。有司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戾太夏五月。立

此。時建議也。今附于此。

皇考廟。本紀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明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園。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

益戾園。各滿三百家。戾太復方日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

無嗣者。復其次。本紀考異曰。通鑑以表爲證。書于四年。按本紀元京兆尹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

年少者。專屬強壯。與同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

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

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

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營畜教令。力成反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

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

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諷曰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

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

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

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

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

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

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

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傳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又元康元年。書守京兆

尹彭城太守。遣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又自平

原太守。人為少府。然則廣漢之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今從通鑑。載于元康元年。又廣漢傳云。地節

二年七月。丞相婢自殺。死。溫公以為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此說恐非。使丞相張安世年老。復徵其子北地太守延壽為左曹太僕。安世傳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于莎車王。莎車王

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

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

為王。為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與敵

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衛司馬鄭吉校尉司馬熹。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

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奉世傳莎車傳考異曰。通鑑據西域傳。作都護鄭吉傳。吉破車師。遷衛

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日逐王降。吉遂將詣京師。吉既破車師

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鄯善之置。自吉始焉。又本紀。日逐王降。在神爵二

年。此云都護。蓋誤。今易為衛司馬三字。按原本無奉世。即以便宜發諸國兵。以下文義未足。今補入。  
元康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本紀。王氏之先。有功于高祖。賜爵關

內侯。至后父奉光。少時好鬪鷄。上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及上即位。

乃納之後宮。爲健仔。時華健仔。張健仔。衛健仔。皆愛幸有子。上懲霍后之欲鳩太子也。于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健仔。以母養太子。外戚傳三月癸未。封后父奉光。爲叩成侯。外戚傳表夏五月詔曰。獄

者。萬人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

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

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

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本紀

考異曰。通鑑無上字。蓋脫。今從本紀。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丞相魏相

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

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實天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

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

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明以其愁苦之氣。

僞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

據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

織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議乃可。上從相言。魏相傳時鄭吉上書言車師去渠餘千里餘。北近匈奴。漢兵在渠黎者勢

不能相就。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按原本無時。鄭吉以下至此與下。文吉乃得出句。文意不屬。今補入。上遣長

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武威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黎。于是召故車師

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黎。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西域傳考異曰。通鑑

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考其時在地節三年。今以書于吉破車師之後。此不復重出。渤海、膠東盜賊竝起。山陽太守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

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宦則竭力于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于明天子乎。今陛下

遊意于太平。勞精于政事。賡音音不音尾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

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驚。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讀曰郡身逸樂而

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竝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

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惟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

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上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

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上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

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歛音翕然。國中遂平。張敞傳



# 西漢年紀卷二十

宣帝

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本紀食邑四千戶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按長歷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宣紀賀封在封丙吉前今從之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歸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昌邑王傳御史大夫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上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尙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吉傳乙未侯表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曹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曹爲將陵侯元爲平臺侯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

將以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

報之。本紀侯表丙吉張安世傳吉臨當封疾病。上將使人加絛音弗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嚮其祿。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與愈同。考異曰。吉傳作太子太傅。

夏侯勝按是時疏廣尚爲太子太傅恐誤今除去四字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丙吉張安世傳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魏郡蓋寬饒。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

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彭祖封陽都侯後。先是時

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

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尙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

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

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

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

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奉衆多。庭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

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

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之。欲目卑下。胡蒙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讀曰。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侯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乃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干音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于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諫曰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遵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寬饒不納其言。寬饒傳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翔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食亦反飛鳥具爲令。本紀立皇子欽爲淮陽王。本紀時上垂意于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潁川太守黃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

鄉官皆畜鷄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繳縛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人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歲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數月。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是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黃霸傳。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官。好文法。民以貪遴。與吝爭訟。生分爲失。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許。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韓延壽爲太守。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

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于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延壽徙東郡。黃霸繼之。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傳地理志黃霸既罷歸潁川。于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張敞守京兆尹。考異曰百官表載于神爵元年按敞傳云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于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黃霸之歸潁川張敞之守京兆蓋同一年也百官表載霸事于元康三年誤今載敞守京兆于霸去之後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滯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士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音桴鼓稀鳴。市無偷盜。上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收。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醮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于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張敞

傳

元康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

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本紀刑法志賜功臣適讀曰嫡後黃金人二

十斤本紀內寅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本紀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

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

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上以爲有讓乃徙封平

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安世傳是歲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聞者上帝

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郊祀志比年豐穀石

五錢本紀

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秦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本紀郊祀志

徵能爲楚辭九江被皮義反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欲興協律之

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

衆庶聞蜀人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

鄉侯何武爲僮子在選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

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薦王褒有軼材。與逸同上乃徵褒。令與張子僑等竝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頃之擢褒爲諫大夫。王褒傳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本紀郊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慄慄。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爲于僞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淨。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孤。獨。高年帛。所振貨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本紀又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于博。中嶽太室于嵩高。南嶽瀆與潛同山于瀆。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長山于上曲陽。河于臨日。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惟太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上立白虎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于卽墨。三戶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三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臨胸。音勛之罘山于睡。文瑞反成山于不夜。萊山于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琅邪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除王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膚施。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

之神可醮祭而致。上于是遣諫大夫褒，使持節而求之。郊祀志褒道病死。上憫惜之。王褒傳是時上頗修宮室，車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諫大夫王吉上疏，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于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絕惡于未萌也。又云：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與傲同不通古今，至于精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尙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瑠瑑。音蒙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則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傳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于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讀曰遂劫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音音爲敵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式爾反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襄武辛武賢奏言：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敵在竟境讀曰外之册今敵朝夕爲寇土地

寒苦漢馬不能耐讀曰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

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敵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讀曰奪

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敵必震壞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

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嘉納其册充國傳考異曰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

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強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

六月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與兩將軍竝進本紀所書如此推充國傳前後節奏極分曉上

初遣充國至金城而酒泉太守辛武賢上書上迺拜許延壽爲強弩將軍武賢爲破羌將軍是延壽武賢

之將同一日也紀與充國並書誤矣今從傳按趙充國傳本始中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

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聚解仇交質後月餘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

借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

人以尤桀點皆斬之云云秋七月大旱荷紀考異曰此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

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紀本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

民竝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人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讀曰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從各

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鼻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

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

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

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讀曰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所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于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于其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于是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閒。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胡孟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當得爲之屬。考異曰。蕭望之傳。無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音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至朝皆有著阜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飢乏。病死于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讀曰

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

讀曰暴

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貨。

土得反。

至爲盜賊以贖罪。

其後姦邪橫，胡孟反。暴羣盜竝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

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

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敵議。爾望之傳。丞相魏相，名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

今故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

考異曰：通

鑑載于元康二年，按疏辭云：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草相乘，則非元康明矣。今載于西羌反之後。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

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乃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

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音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

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

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

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

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早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率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扶元反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兩語仍荀紀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悌力田。及罷。薄繹反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太子家令鼂錯。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

據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相傳大司農朱邑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與讀同可謂淑人君子遭罹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之欲反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祀祭朱邑傳本紀彊弩將軍許延壽出擊羌降四千餘人破羌將軍辛武賢斬首二千級中郎將楚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趙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充國傳是歲前將軍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增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百官表韓王信傳太僕張延壽病免以戴長樂爲太僕百官表長樂者帝自在民間時與相知故拔擢親近楊惲傳杜陵陳遂爲太原太守帝徵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音賸及卽位用遂稍遷至二千石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于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陳遵傳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拜戴長樂爲太僕之後中郎將楊惲爲諸吏光祿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沐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晉灼曰五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斧往反效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

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然憚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百官表。楊惲傳。蕭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望之傳。百官表。廣陵太守沛郡陳萬年。以高第入爲右扶風。百官表。萬年傳。扶陽節侯韋賢薨。子宏當嗣。爲太常丞。坐宗廟事。繫獄未決。于是賢門下生。於宏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爲後。元成深知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徵至長安。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讀曰避。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讀與暗同。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丞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元成爲河南太守。兄宏爲太山都尉。章賢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四年。按表。元成以神爵元年襲封。今從侯表。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匈奴傳。

神爵二年春正月。于鳳凰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郊祀志。秋。羌若零離留。且千闕反。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會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考異曰。本紀作夏。今從充國傳。仲馮亦以爲紀誤。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步塞獵。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敵。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卽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卽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赦呼各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胸音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獮先安反。旣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音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揮音。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數萬騎。欲歸漢匈奴傳。使人至渠犁。與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相聞。吉發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營子移反。城功效茂著。其封

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

考異曰：西域傳以爲神爵三年。按本紀載于二年。匈奴傳亦云二年。當是西域傳誤。今從本紀。

匈奴傳匈奴傳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

烏壘城。

鄭吉傳

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于是徙屯田。田于北

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唐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

可擊擊之。

西域傳

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鄭吉傳

握衍胸鞬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匈奴傳時上用刑

法。不甚欲儒術。信任中尙書宦官。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蕭望之蓋寬饒傳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

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家以傅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

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禮。

古禮字

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

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

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

直道而行。多仇。所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

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本紀蓋寬饒傳。考異曰：通鑑載于日逐王事。前今從本紀。載于後。

匈奴握衍胸鞬單于。

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本紀是歲。右曹典屬國蘇武卒。初武既免官。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

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



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卒，時年八十餘。武傳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萬里結婚，非長策也，不可許。上不聽，以烏孫嘗一作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爲光祿大夫，常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燉煌，未出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于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至，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蕭望之西域傳以惠明習外國事，召爲典屬國，代蘇武。惠傳

神爵三年春，起樂游苑。本紀三月丙午，丞相高平憲侯魏相薨。百官表相嘗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

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吏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相竟下丞相。病死。褚先生補史記夏四月戊戌。御史大夫博陽侯丙吉爲丞相。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百官表丙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讀曰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讀曰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毆反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遠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逐驛騎。至公車刺取。知敵人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敵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敵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嘆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又嘗出。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息衰反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遂。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

害心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傳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執不能可以什率  
增天下吏俸通典八月詔益吏百石



# 西漢年紀卷二十一

宣帝

五鳳元年。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本紀。考異曰：按漢書本紀，太子冠在此年。荀紀於元康三年。夏，赦徒作杜陵。

者。本紀。秋，匈奴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音兄、右奧、音韃、居言。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

韓邪單于。考異曰：與字匈奴傳作爲字。仲馮以爲誤，改作與字。按下文右奧韃王自立爲車犁單于。烏左藉都尉自立爲烏藉單于。如此係是兩人，爲字誤矣。通鑑取仲爲之說，改作與字。今從通鑑。

馮翊韓延壽棄市。本紀。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

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

欲以解罪，狡猾不道，上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

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

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延壽傳。

五鳳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畤。荀紀。考異曰：宣紀以爲三月。荀紀以爲正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

幸河東祠后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龍額安侯韓增薨。本紀。韓王信傳。考異曰：通鑑無五月。疆

士史逸之也。

弩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延壽廣漢弟也外戚傳考異曰通鑑作車騎大將軍按

先漢亦無此官名蓋通鑑仍荀紀所書故如此不知荀紀後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

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

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音餽餽音餽以愆勿行苛政紀本初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

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至是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

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

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

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

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

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食貨志上

善之考異曰本紀載于五鳳四年按蕭望之傳云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又望之輕丞

相丙吉左遷太子太傅望之左遷在五鳳二年不應設常平倉在四年也蓋壽昌以常平至四年民

始便故賜爵關內侯紀所書者以賜爵故也按嚴延年傳云府丞議道壽昌為常平倉延年曰丞相御史

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延年以神爵棄市則常平設倉當在此時今從蕭望之傳附于望之

左遷望之復非壽昌又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

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

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同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

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

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

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耶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

多使守史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

為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

踞慢不遜攘古讓字受所監賊二百五十以上請速捕繫治壬午上使光祿勳惲策詔望之左遷為太子太

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望之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蕭望之傳百官表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

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

噲乃穀反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

瞿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古速累力

反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匈奴傳本紀

鑑考異云宣紀呼遼累單于帥衆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

侯義陽侯厲温敦以奴匈奴諱遼累單于率衆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

二者光祿勳平通侯楊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嘗使行事肄弋二宗廟還為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

副帝肄<sub>反</sub>。候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

車，犇人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

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邱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

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窻<sub>反</sub>，數<sub>山羽</sub>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

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

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

紂，惲問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事，但任小臣，誅

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今耳。古與今如一邱之貉<sub>胡各反</sub>。」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

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

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sub>與同</sub>。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

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

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

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詆<sub>與同</sub>，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

有詔皆免惲，長樂爲庶人。<sub>楊惲傳，考異曰：考異云：宣紀書十二月，楊惲坐前爲光祿勳有罪，免爲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苟紀因而用之。按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sub>



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之變。驪馬張佐成。上書告。彈罪。又揚譚。稱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按百官表。彈以神爵元年為光祿勳。五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為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彈策免望之。其事載今年八月。彈猶為光祿勳。至四年。乃死。宣紀誤也。後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

陽得周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

周祖始乎后稷。封于豳。與部同公劉發迹于豳。太王建國于郊。古岐字梁文武興于鄆。鎬由是言之。則郊。梁。鄆。

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音邑。賜爾

旂鸞黼黻。瑀與雕同。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

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不宜薦見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郊祀志考異

曰。此事史不載年。按劉德傳云。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其父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並嗣通鑑載于神爵元年。按郊祀志載劉更生鑄黃金不驗。坐論。敞上書諫。今從志。附於

其是歲。衛尉扶陽侯章元成。為太常。右扶風陳萬年。為太僕。百官表。萬年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

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陳萬年傳。先

是上與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

大夫劉更生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與上方鑄作。事費甚多。至是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

黃金。繫當死。其父宗正陽城侯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

謚繆侯。為置嗣子安民。為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劉德劉向傳。服虔曰。

論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考異曰：外戚恩澤侯表德以五鳳二年薨，今附于德薨之年。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于萬方土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與也。

五鳳三年二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百官表：封建成侯。考異曰：百官表作壬申，荀紀作壬辰，按長曆正月戊寅朔二月無壬辰，而壬申乃二十五

也。今從百官表。夏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云：荀紀作辛巳，百官表作辛酉，按長曆此月丙午朔無辛巳。今從表。始昭帝時，廣陵王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覦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

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賽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古浸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至帝即位，胥曰：

『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及漢立太子，胥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廣陵王記。

五鳳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本紀：廣陵王傳，考異曰：通鑑無正月二字，今從本紀。匈奴單于稱臣，遣弟

谷音鹿蠡落奚反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本紀：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

爲誰也。民便常平倉。上迺下詔。賜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本紀。食貨志。

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爲之言。大臣廢退。當

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唵與暗同。昧語言見廢。內懷

不服。報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讀曰。聞政事。曾不能

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

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胡孟反。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

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說曰。以忘罪。竊

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

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

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來到反。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

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

何時。是時也。拂衣而喜。奮古袖字。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

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

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

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匹遙反。然皆有節槩。工代反。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閒。昆戎舊

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于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會有日食變。驕馬狼

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

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惲兄子安平侯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

位與惲厚善者。太常韋元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楊惲傳通鑑考異曰。楊惲傳作未央衛尉章元成。按百官表元成以神爵四年爲衛尉。五年爲太常。又

元成傳亦載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以此攷之。當是楊惲傳誤。今從百官表。元成傳。易爲太常。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與戰。殺

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匈奴傳。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本紀。皇太子柔仁好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

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從。于容反。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胡聘反。於名實。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迺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元帝紀。淮陽王母張婕妤愛幸。而王又好

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曰。真我子也。是時王未就國。上常有意欲用代太子。然因太子起于微細。上少倚

依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召拜韋元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

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元帝紀。淮陽王。章元成傳。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丞相黃霸薦高可太尉。天子

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

夫官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

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

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黃霸傳。考異曰。通鑑載于黃霸拜相三次。按漢以大司馬代太尉。無大司馬與

之後。今附于此。夏四月。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虜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斯時以為美祥。郊祀志。秋。酎宗廟。高平侯魏宏

博陽侯丙顯。坐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為關內侯。恩澤侯表。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顏曰。

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

為言。然後乃已。丙吉傳。

甘露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音敖。為定陶王。本紀。王表。作十月乙亥。今從漢書本紀。囂。衛健仔子也。宣元六詔曰。

迺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輿。醴泉滂流。枯槁反。老榮茂。神光竝見。咸受禎音與。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

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高年帛。本紀。珠厓郡

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荀紀。御史大夫杜延年。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

賜延年黃金百斤。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馬。罷就第。延年傳。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本紀。宇。公

西漢年紀 卷二十一

三三五

孫倅仔子也。宣元六王傳

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雒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

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

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

之。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

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帝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通鑑蘇武傳 詔曰。

迺者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凰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悌力田。

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本紀 三月己丑。丞相建城侯黃霸薨。諡曰定侯。本紀百官表 霸

紀百官表皆作己丑。通鑑仍荷紀作己巳。按長曆是月甲申朔。無己巳。至三月初六日。乃己丑也。當是荷紀誤。今從本紀百官表。 夏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

封西平侯。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于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博士沛施雠。受田王 論易。

譯官令。齊周堪。博士魯孔霸。俱受大夏侯勝書 于勝。歐陽地餘。濟南林尊。並受歐陽生書 平陵張山拊。音 謁者陳留假倉。

並受小夏侯建書 論書。博士沛薛廣德。山陽張長安。並受王式詩 論詩。博士梁戴聖。太子舍人沛聞人通漢。並受后倉禮

禮。公羊博士。下邳嚴彭祖。侍郎申輓。音 伊推。宋顯。穀梁議。郎汝南尹更始。待詔劉向。即更生 梁周慶。丁姓。

竝論春秋黃門郎梁邱臨子賀奉使問諸儒而淮陽中尉章元成治魯詩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諸儒雜論同異條奏其對時公羊家多不見從彭祖等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竝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天子稱制臨決焉迺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帝所傳考異曰荀紀云立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上按公羊博士已立于武帝時宣今不取宮石渠議漢書不載其辭今復無存唯杜佑通典尚見一二一議太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太宗小戴云太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太宗聞人通漢曰太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帝制曰聖議是也一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聖以為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為文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一肅太傳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為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帝制曰會喪服喪衣是也又問曰大夫降乳母邪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養之服故不降也又問鄉請射告主人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黃門郎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夫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告於主人也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通漢曰鄉射合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同當用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也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同當用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姓也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同當用者師傳曰因傷而見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為傷亦不為孤故因傷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傷而見孤冠則不為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嘗忘親可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初帝聞衛太子穀梁春秋以問韋賢夏侯勝史高皆孤已上特禮議耳諸經盡然今姑附見可以類推

魯人也言穀梁子皆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與穀梁沛蔡千秋為郎嘗從魯榮廣受穀梁上召見千秋

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及慶姓爲博士。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本紀烏孫大

昆彌。元貴靡。鳴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冬。公主與烏孫男

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

考異曰。通鑑又取西域傳云。後段會宗爲都護。乃招還亡畔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按段會宗爲都護。乃在竟寧中。竟寧元帝末年。載于此。恐誤。今除去之。初。皇太子所愛幸司馬

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爲然。及司馬良娣死。太

子悲悲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

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與誤侍太子者。故繡衣御史王賀女孫政君與讀曰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迺

見政君等五人。徵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卽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

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政君一幸而有身。是歲生

子于甲館畫堂。爲世適讀曰嫡。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元后雁門太守建平侯杜綏爲太

常。百官綏延年子也。本邳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匈奴

甘露四年。典屬國常惠爲右將軍。百官典屬國如故。惠程侯金賞爲侍中太僕。百官匈奴呼韓邪。邳支兩

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匈奴諸儒薦郡文學河內張禹。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



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禹嘗從沛郡施讎受易。琅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傳禹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本紀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

八千斤。二月，單于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兩欲攻定右地。又屠

耆單于小弟，木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

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

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道

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邱例烏揭

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郅支留都之。匈奴傳本紀詔曰：朕旣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

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

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有疑不

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本紀荀紀考異曰：迹孝宣之行事，豈復有一毫寬厚之意哉？治其罪狀，使與

其誰欺乎？荀氏漢紀削去此語，其知之矣。今從荀紀。三月，客星居王良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關道，閒至紫宮。本紀天志未央宮

輅音零中雌鷄化為雄。毛皮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五行志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

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紀本以修撰之職，領於他官。考異曰：此語見通典，不知

其時今附于帝終之前由是太史之官，惟知占候。通典太常掌故東海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

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多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

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對私善之。匡衡傳帝寢疾，選大臣可屬。之欲者冬十二月癸酉，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

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

書事。望之傳甲戌，帝崩于未央宮。明年春正月辛丑，葬杜陵。上尊號曰孝宣皇帝。帝不喜儒，好觀申子君

臣篇。宣紀元紀劉向別錄考異曰：宣帝平生慘數，豈無所自。漢史顯不載，乃軼出于劉向別錄，今取之。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

成閒，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讀曰威北夷，單于慕

義，稽首稱藩，可謂中興矣。考異曰：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倖德殷宗，周宣矣。漢業至宣帝而衰，安得功

語太過，今削去之。

# 西漢年紀卷二十二

元帝

孝元皇帝諱爽，宣帝太子也。母曰共讀曰恭，哀許皇后八歲立為太子。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

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本紀外威傳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

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即古曰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

之意哉？師古曰：中，當也。其議律令，可獨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刑法志

初元元年，按原本脫去此四字，今補入。三月癸卯，封太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本紀恩澤侯表，捷仔父丞相少史王

禁為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捷仔為皇后。五行志：考異曰：通鑑書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按侯表王禁以三月癸卯封，在立后之前二日，又

五行志云：三月癸卯，制書曰：封捷仔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捷仔為皇后，觀此則立皇后在封禁後。明矣。通鑑誤。今從五行志及侯表。禁自是盛費用事，游宦求

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褚先生史記補表夏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天文志五月，渤海

大水溢。天文志上遣使者徵琅琊貢禹，及王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王吉傳以禹為諫大夫，

數虛已間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

而不珣，與雕同木靡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

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竝作。孝文皇帝衣綈徒奚反履革。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轍益甚。臣下亦相放甫往反效。衣服履綉古矜。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所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三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以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曰。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與寘同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猶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

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貢禹傳珠珥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貢禹傳淮陽中

尉章元成。爲少府。水衡都尉馮奉世。爲執金吾。平昌侯王接。爲衛尉。百官表接無故子。外戚傳史高以外屬。領

尙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甚見尊任。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

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竝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諫曰上以古

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讀曰納之。史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人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

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

讀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

譽。是以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

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

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同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

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

生爲宗正。蕭望之。劉向。匡衡傳。百官表。通鑑。考異曰。通鑑載於初元二年。按百官表。更生爲宗正。在初元元年。今從表。

初元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本紀蕭望之。周堪。數薦名儒茂材。以

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

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闕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宏。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喬等待詔。以行污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官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宏。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外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諭望之傳二月丁巳。立弟竟爲清河王。本紀諸侯王表考異曰。通鑑考異云。荀紀竟作寬。今從漢書作竟。今按荀紀亦作竟。字未知溫公所見本與今不同何耶。按漢書本紀荀紀立清河王。俱屬正月。此獨從年表作二月。未知何據。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獬豸道縣城郭守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湧出。本紀考異曰。劉向傳作三月。今從元紀以爲二月。三月壬申。立廣陵厲王太子霸爲王。本紀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本紀按原本無詔丞相。以今補入。待詔宦者署。東海翼奉奏封

事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舊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疎。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時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惟陛下裁察。翼奉傳。考異曰。荀紀載於七月。地再震之後。按本紀。月地震。下詔舉直言。奉當以此時上疏。至七月。特詔公卿得言。奉不爲公卿。安得言也。今取而附於二月。下詔求言之後。令博士鄭寬中。以尙書授太子。寬中薦言。博士張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禹傳。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自帝爲太子時。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丹待詔。鄒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徵敞。欲以爲左

馮翊會病卒。傳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上感悟。下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蕭望之傳

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劉向蕭望之傳

考異曰。本紀在今冬。血鑑載於四月。按劉向傳曰。前宏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是望之黜免在三月。地震前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土感情。下語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亦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

居卷舌東。則望之封在五月無疑也。通鑑書在四月。亦誤也。六月關東饑。齊地穀石三百餘。民多饑死。

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本紀食貨志。考異曰。秋

七月己酉。地復震。異傳。荀紀。通鑑。考異曰。荀紀書於七月。劉向傳云。冬地復震。按本紀七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當是荀紀為是。今從之。上以關東連年被災害。

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於是數以朝日。顏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

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民多冤結。州郡不

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讀曰其租。以

故重困。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藏。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

將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丞相于定國。上書謝罪。子定國傳。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

宏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劉向傳。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劉向蕭望之傳。通鑑。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

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

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

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



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閒。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當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宏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于具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白冤前事。恭顯曰。令諸獄置對。望之自殺。劉向傳。按原本無而望之。以下文意未足。今補入。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所諫。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石顯傳。是歲。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

漸化爲雄。有冠距將鳴。

五行志荀紀。考異曰。五行志以爲初中。元中不明載年。荀紀載於此。今從之。

中書令宏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是時帝

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

幸傾朝。百寮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被以危

法。石顯傳。荀紀。

初元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

本紀。

珠厓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金馬門賈捐之。建議以

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皆畔逆節。而云不當擊。

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謁卷卷。

與拳同。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

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讀曰預。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

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羌。氏南不

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遠。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

過閩。粵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盛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

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

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

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廢釋太守。至於孝武太倉之粟。糶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音浪音郎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欲驅士衆。擠子謂子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以救饑饉。保全元元也。毛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敵。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見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此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

目無以爲願。逆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乃從之。珠厓由是罷。

按罷珠厓事。史鑑俱載於三年春。此本獨附二

年之末。恐未是。今移入此處。

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捐之。賈

誼曾孫也。

捐之傳。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翼奉上疏曰。臣前言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

省蒼。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天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疎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未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大各反。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麗池。前鄉讀曰嶽。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

姬東周反。諱侯之權匹還反。美古之難陷。丁才辨。已亡。爲君。居之。月之。氣。應。月之。似。音。崩。之。移。長。

爲高宗。漢家郊北。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竄。諛曰。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

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

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

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今

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迺費士。孝武

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讀曰之佐。今

東方連年饑饉。加之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

可以不懷愴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

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

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

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荅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

般。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翼奉 貢禹上

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大半。以寬繇役。禹傳 禹以初元五年爲御史大夫。本紀罷甘泉。建章官衛在三年。

不應禹五年。尚以為言也。當是傳誤。通鑑移於是年。下詔之前。為是。今從之。天子悼恨蕭望之之死。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

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劉向傳百官表。考異曰。荀紀載於此年。今從表。是歲。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傳。執金吾馮奉

世。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奉世傳。侍中衛尉許嘉。為右將軍。百官表。淮陽相泰山鄭宏。以高第入。為右

扶風。京師稱之。宏所至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百官表。

班固曰。宣帝時。良吏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

武。黃霸。朱邑。龔遂。鄭宏。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

之遺風矣。

初元四年。是歲。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更生枝葉。上出屋。五行志。荀紀。王莽生。五行志。少府韋元

成。為太子太傅。元成傳。

初元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本紀。按原本無春正月以下。求殷後事。未有緣起。當是脫誤。今補入。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

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

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

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常繼宋之絕侯也。宜

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般人

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梅福傳三月行幸雍祠。五時紀本夏四月。彗星出

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天文志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廢。古曠字未

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乃者。關東連遭災害。饑寒疾疫。天不終命。詩

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先扶匍反。救之。其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

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

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

事。又東觀漢紀載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爲

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本紀。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顏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入屯衛。侯司馬正衛。出巡宿衛。每面各

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御史大夫陳萬年卒。荀紀子咸以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讖近臣。書數十上。

遷爲左曹。萬年當病。召咸教戒于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汝。汝反睡

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古詔也。萬年乃不復言。萬年死後。帝擢咸爲御史中

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

短。顯等恨之。萬年傳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先是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于定國竝位。

論議無所拂。至禹代爲按原本無陳萬年以二十三字今補入御史大夫。教處駁議。定國明習政事。卒常丞相議可。于定國傳華

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匡衡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之于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朱雲傳禹自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禹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以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才兀草把蒲巴土王足胼步干胠竹尸已奉穀租又出棗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



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爲幣。市井勿復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歸於農。復古道便。禹議者以爲交易代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製。禹議遂寢。食貨志禹又言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歲費。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事。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讀曰嗜讀曰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人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君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諄布內反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于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

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讀曰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竹仲反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于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于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酌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于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萬傳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用辱漢使，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長安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考異曰：按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求侍子，元紀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又湯傳云，御史大夫貢禹諫，吉不可遣，按禹今年六月始爲御史大夫，或者郅支以四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今從通鑑載于五年。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十二月丁未，禹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韋元成貢禹薛廣德傳百官表瑯邪諸葛豐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閒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

事與章相連。豐案劾欲奏其多事。適逢許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効。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之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尙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仗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尙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書。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音滿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諸葛豐傳



# 西漢年紀卷二十三

元帝

永光元年春三月。隕霜殺麥苗。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sub>讀曰</sub>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sub>荀紀</sub>夏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日中有景。無光。<sub>五行志</sub>上詔責三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卽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宜各以誠對。毋有所諱。<sub>子定國傳</sub>秋九月。上酹祭宗廟。<sub>按原本無秋九月以下八字。與下文考異不合。今補入。</sub>

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歸縣其安車。傳子孫。<sub>薛廣德傳</sub>考異曰。百官表載七月癸未。大司馬高免。又載七月辛亥。章元成爲御史。酹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廣德以去年十二月。爲御史大夫。則是不應云年歲未。上之爲太子也。受經於太中大夫。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卽有水旱。其憂不細。使已至十月。載於秋酹之後。

孔霸及卽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哀成君。給事中。及霸薨。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

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諡曰烈君。霸孔子十三世孫也。孔光傳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

是日月乃有光。五行志石顯憚周堪。張猛。數譖毀焉。考異曰。劉向傳作恭。顯按是時宏恭已死。今從通鑑。削去恭字。劉更生懼其傾危。乃上

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

念忠臣雖在。古獻畝猶不忘君。惓惓讀與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

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扞食汝反。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

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籥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卒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

周文。開基西郊。雜遼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讀曰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

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

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與貽同我釐與來同。麇音牟麇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

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

邪議。歛音翦歛音翦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汝教反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

辜讒口嗷嗷音敖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憚千感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竝作厲王奔虢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則介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陔文爾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鵙五歷退飛多麋有蜮音域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暝晦雨于具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蝻音終螟音螟蠡午竝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莫侯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汝救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五故膠戾乖刺來曷更想讒

懇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下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皮鄙反。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彼驪反。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非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



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且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竝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誠誠。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老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石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劉向傳長安令楊興與賈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考異曰：荀紀作君蘭。通鑑從漢書。今從之。興曰：縣官常言興瘡。與俞同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

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尙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尙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期思侯竝可爲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宣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興奏以爲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王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讀曰更上衡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捐之傳上之爲太子也。歐陽地餘。以中庶子授經。及卽位。地餘侍中貴幸。是歲爲少府。百官表儒林傳。故建章衛尉丙顯爲太僕。百官表匈奴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匈奴傳永光二年春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元成爲丞相。封扶陽侯。右扶風鄭宏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元成傳。上問給事中匡衡。以日食地震之變。及政治得失。衡上書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

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讀曰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尊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得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于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切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尙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禋子鳩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事，作乎下

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與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

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

元元。大白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

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

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義。察上世之務。明

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于京師。淑問揚

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匡衛秋七月。隴西羌多所廉先

姐音紫旁種反。詔召丞相韋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

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

莫有對者。奉世曰。羌人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

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于折傷。再三發。則

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者無虛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

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

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敵國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

威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桀屨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于四萬非財幣所能解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府板反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人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馮奉世傳八月上令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馮奉世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于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人進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書言羌人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驢迹射、飲飛、轂者劉德曰教者謂能張弩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力追反噶乃穀反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

到合擊羌人。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竝進。羌人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閒。漢復發募士

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人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

田，備要害處。」本紀馮是月。天雨草如莎，相膠結如彈丸。五行志：荷紀。按原本：天雨二語在前。上令是歲

有獻雄鷄生角者。五行志。陽平侯王禁薨。子鳳嗣。五行志。左馮翊嚴彭祖爲太子太傅。百官表。彭祖延年弟也。嚴

年傳。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知宰相，願

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初彭

祖與魯國顏安樂事睦。孟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

之學。」儒林傳。隴西太守馮野王爲左馮翊。百官表。野王奉世子也。石顯見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婕妤

在內，顯必欲附之，薦言婕妤兄謁者遂。干旬反。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遂請閒言事。上聞遂

言顯專權，大怒，罷遂歸故官。石顯傳。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

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

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本紀奉世傳。三月，立皇子康爲

濟陽王。本紀。康傳昭儀子也。昭儀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帝爲太子，得進幸，帝卽位，立爲婕妤，欲殊于後宮。

以其有子爲王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位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傳秋七月

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帝悼傷母共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

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懽悅狀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

稱萬歲久之育一男失之許皇是歲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傳侍中中郎將王商爲右將軍百官表

永光四年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食之按原本無夏六月以下今補入於是上召諸前日變在周堪

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議論正直秉心

有常發憤悃口本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一甲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

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曖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

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

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

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讀曰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

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尙書事張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尙書尙書五

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劉向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

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

廉爲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令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考異曰。此事通年按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唯御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然周堪爲光祿大夫在永光四年。未幾疾瘖而卒。則房此事在永光四年。明矣。今載于周堪拜光祿大夫之後。而此上不書拜周堪。月日疑有脫誤。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中爲尙書。拜光祿大夫之後。而此上不書拜周堪。月日疑有脫誤。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中爲尙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常宴見。問上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考異曰。故資政殿學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上曰。然。幸其瘖於彼。又以二字。有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從通鑑。邪。上曰。然。幸其瘖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房傳。按原本無上曰。然以下。光祿大夫領尙書事。周堪疾瘖不能言而卒。石顯誣譖張猛。令自殺於公車。劉更生傷之。乃著疾瘖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輿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劉向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孝宣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



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獵獸，又嘗棗。八月先

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夕饋殮，皆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穡，又飲蒸二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加一祀，與此上則爲十二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

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

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貢禹嘗以爲言。至是乃下詔。先

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

益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安定，令疏遠卑賤，共

讀曰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讀曰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

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

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

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

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章元成傳九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

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本紀章元成傳諸陵分屬三輔。本紀顏曰：先是諸陵總

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

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  
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  
先后父母奉邑。紀本十一月。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  
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慄恐懼。不敢自顛。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丞相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  
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父爲昭。子爲穆。  
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  
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  
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  
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  
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  
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  
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親賜長

老於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

一年。韋元成傳。

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揚。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五行志。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

卒遣歸。本紀。冬。上幸長楊射。亦熊館。布車騎大獵。本紀。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

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

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

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

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丞相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

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

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

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

禮。無不清淨。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爲清淨也。祭不欲數。數所角反。則瀆。瀆則不敬。宜復

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閒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韋元成傳。本紀。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

河絕講志

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枳道本紀是歲丞相元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

之母非適讀曰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

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元成傳本紀太子太傅匡衡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

讀曰經以對言多法議上以為任公卿由是為光祿卿匡衡傳百官表帝好詩衡為光祿勳居殿下以詩授教左

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補史記少府歐陽地餘卒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百官表貴幸為

梁邱易自宣帝善梁邱氏說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

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子私反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竹庚反五鹿君故諸儒為之

語曰五鹿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朱雲傳

建昭二年春正月上令京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

考功法晉灼曰丞令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房得

以考功法治郡房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六月以後按房傳房拜魏郡太守六月乙亥立皇子興為信都

王諸侯王表本紀尊其母馮婕仔為昭儀外戚傳房至陝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

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封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

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請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王欽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于僞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石顯。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卽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宏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鈞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徵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皆下獄。有司請逮捕淮陽王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欽免冠稽首謝罪。八月。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

考異曰。本紀及荀紀。書京房死。皆在此年末。按傳云。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又曰。至其七月。滴水。

已出道人當逐死是房之去此書之上蓋在七月也又云房去月餘竟下獄是房以七月去以八月下獄棄市也御史大夫鄭宏坐與房善免官此事是在房下獄棄市之後百官表載匡衡爲御史大夫乃在

八月癸亥蓋知房之死去之免俱在八月明矣考異爲紀不知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鄭宏言之宏坐免日月故繫之年末爲是今從通鑑書於匡衡爲御史大夫之前

爲庶人房傳准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石顯而與左曹中郎將泰山王章槐里令朱雲相善雲數

上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與章共短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讀曰吏殺人羣臣朝

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元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

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

之官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

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帝世章亦爲顯所陷免官朱雲王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

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

得寵位石顯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百官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通鑑考異曰漢書

據長歷作閏八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本紀

建昭三年六月甲辰丞相扶陽共侯韋元成薨本紀百官表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封樂安侯

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百官表恩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

匈奴郅支單于康居通鑑

建昭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縣臺街十日。通鑑甘延壽、陳湯上疏。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

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工客埋骸。才賜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

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

將軍議是。陳湯傳。老異曰。按陳湯傳。作繁延壽。唯百官。本紀中夏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亡後絕。山王傳

建昭五年春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來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

吏。覆方目。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本紀

夏六月庚申。復戾園。本紀壬申晦。日有蝕之。本紀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

丞相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言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皇

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又告謝毀廟。久之。上疾連年。秋七月庚子。遂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

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

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諫曰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本紀章元成傳。是歲

徙濟陽王康爲山陽王。通鑑長安士伍尊上言。顏曰先嘗有爵。經尊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

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

粗。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視臥庭上。吉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數奉甘羶

讀與脆同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言狀。幸時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百官表作十年。正當是年。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以爲城門校尉。吉傳兖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五行志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單于。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增漢氏以自親。帝以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賜單于爲闕氏。應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在位多舉馮野王。

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三月丙寅。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

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辯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

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

賤。馮野王傳。通鑑按。原本不書延壽卒。及舉野王事。作三月丙寅。詔曰。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野王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文義未明。今從傳更正。河南太守。

九江召信臣爲少府。百官表初。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

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



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讀曰。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至是徵爲少府。召信臣傳。夏封騎都尉。甘延壽爲列侯。賜副校尉陳湯。爵關內侯。紀本。杜欽上疏。追頌馮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顏曰。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讀曰。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一涉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馮奉世傳。欽。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通鑑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瑟琴。吹洞簫。自度曲。被皮義歌聲。分干本。節度窮極幼眇。讀曰。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

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寬宏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人之風烈。考異曰。荀紀贊語。皆仍班彪。唯削去孝宣之業。衰焉。一語。

其有指哉。今從荀紀。

班固曰。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侯表。

# 西漢年紀卷二十四

成帝

孝成皇帝諱竊。元帝太子也。年三歲。宣帝崩而元帝卽位。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本紀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本紀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元后傳初許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帝立。復以鳳與嘉竝。杜欽以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渺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近世之事。語尙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許皇后傳擢駙馬都尉侍中史丹。爲長樂衛尉。丹傳有司奏。大鴻臚馮野王。王舅。不宜備位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諸曹馮立。出爲五原屬國都尉。黃門郎給事中馮參。出補渭陵食官令。立參。野王弟也。馮奉世傳遷中書令石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石顯傳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奏請杜欽爲大將軍。武庫令。故東平相涿郡王尊。補軍中司馬。擢司隸校尉。以陳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補長史。咸薦御史蕭育。杜陵朱博。除幕府屬。鳳甚奇之。鳳素重欽。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俾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杜欽傳陳萬年。朱博。王尊。蕭望之。傳。通鑑。大將軍聞宛於元反。句音令東

海薛宣之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

外。總部刺史。宣傳。徵故左中郎將王章。爲諫大夫。章傳。谷口鄭子真。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大將

軍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王貢傳。秋七月。大赦天下。本紀。考異曰。荀紀作冬十有一月。按此赦

一月始赦也。荀紀。丞相匡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

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

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

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

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匡衡傳。丞相匡

衡奏。射聲校尉陳湯。前以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

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湯傳。

建始元年。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

謁者令顯。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典從。附下罔

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

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曰諸衛士吏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衛南鄉。賞等西鄉。衛更爲賞布東鄉。席

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衛知行臨。百官共讀曰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類寐爲卜反。

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衛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衛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劾。衛慚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天子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報衛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憫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衛起視事。御史丞劾奏尊。妄欺誣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衛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匡衡王尊石顯等伏辜。劉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劉向淮陽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爲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

徒者。

淮陽王傳

博士鄭寬中。東平內史張禹。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張禹傳時上方

鄉學。寬中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大將軍鳳薦長安班伯宜勸學。召見晏昵殿。誦說有法。詔

從寬中禹受焉。拜中常侍。數年金華之業絕出。敘壬子。侯表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食

邑萬戶。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戶。禁有八男。唯曼蚤卒。鳳崇與太后同母。本紀元夏

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五行

志。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本紀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

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言事者多以爲然。大將軍

鳳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卽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菲字興

同。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幾。以承天心。因乞

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謬。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

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

事。誠欲庶幾有成。顯祖宗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元后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尙凝。陰陽不和。

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

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通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宣傳通鑑秋少府召信臣奏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又奏冬生菜強加溫火非時而生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本紀荀紀召信臣傳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更。五行志有兩月相承見東方。本紀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瓠出於文昌宮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以貫紫薇宮。荀紀本紀天文志冬十二月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于雲陽立泰畤祭于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陁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殊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洛邑由是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于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瑯邪師丹議郎汝南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瘞于太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

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于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意。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于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于經傳。同於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律。詩曰。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秦時紫壇。八觚宜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尙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綵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蹇鞿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聞郊柴饗帝之養。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稟楛。音莫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蹇鞿。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勿修。天子皆從焉。郊祀志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患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



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閒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講述志

建始二年春正月。丞相衡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常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郊祀志本紀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秦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竝見。三輔長無共居用反。張竹亮反。繇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算四十。本紀二月。今從漢書本紀。以爲閏月。以渭城延陵亭爲初陵。本紀。正月。按長歷。是年閏正月。漢書爲是。今從之。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本紀。五初元

帝時童謠歌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紀。荀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大將軍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于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讀。曰。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女子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閑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主上富于春秋。未有嫡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留深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寔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幾讀。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

制合于往古。無害于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教而不早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讀曰。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爲漢家建無窮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遊與。

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許后杜欽傳。帝遊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必計反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

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有男數月失之。班婕妤好傳。是歲丞

相衡。御史大夫譚。條奏長安尉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

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扶目反。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

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

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啟母石。

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果。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

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郊祀志。

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

所。五行志。帝甚敬重。右將軍王商。徙爲左將軍。以執金吾任千秋爲右將軍。而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

不能平。鳳知之。亦疏商。百官表。秋大雨三十日。關內大水。渭水虺音斯。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

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本紀五行紀考異曰。五行志作十月丁未。本紀秋七月。今從本紀。十二月

戊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求直言。方正極諫之臣。本紀按原本無夜地震。以下與後奏對語不合。今補入。太常陽城

侯劉慶忌。舉太常丞谷永。永傳。合陽侯梁放。舉前大將軍武庫令杜欽。欽傳。永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

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

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

後宮。般讀與盤同。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

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嫠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

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古屢字。失中與。詩曰。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

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于內。執行于外。至傾覆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

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滅。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

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于正身。勉強

于力行。損燕私之閒。讀曰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关。古笑字。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

與娛同。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

正之共。讀曰恭。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

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讀曰功。幽王惑于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于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閔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讀曰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與管同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粟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讀曰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遠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財選士，必試于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艾讀曰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于前，衆賢布于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于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于下，莫甚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鋼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音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

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云。六沴作見。若不共御。讀曰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饗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永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外國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外國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來曷反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讀曰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惟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

聽于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讀曰耳目。近詔諛之人。而遠公方。信

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于下。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

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傳天子

異永對。特召見之。傳永丁丑。丞相樂安侯匡衡免。百官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

閩陌爲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陌爲平陵陌。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陌以爲界。多四百頃。

至建始元年。郡迺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晚知

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柰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可令

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中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

南。以平陵陌爲界。不足故。而以閩陌爲界。解何。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

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王駿。少府張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

諸侯不得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

盜土。以日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

勿治丞相。免爲庶人。衡駿吉之子也。

建始四年春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爲丞相。百官益封千戶。商爲人多質。有威重。天子甚尊任

之。商傳右將軍任千秋爲左將軍。長樂衛尉史丹爲右將軍。百官表雨。于具反雪燕多死。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讀曰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讀曰宜齊。讀曰戒辟。讀曰寢。以深自責。請皇后就宮。閉門戶。毋得擅上。且令衆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讀曰喜。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卽不行。臣言災異。命甚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身。關策不及事已。五行志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杜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成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戰陳不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于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讀曰繼



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欽傳谷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于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未殺先曷反災異滿闡來寬反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淩與臻同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在貴妾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至陽將害繼嗣也但讀曰日食則妾不見賣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似殊事亡故動變則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與尤同故夫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夫婦道隔遠于萬反衆妾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永傳五行志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在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毫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陛下卽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絕微之應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更進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于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疎賤之臣

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閒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于湯鑊之誅。此天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句。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尊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卽以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爲宗廟計。杜欽亦做此意。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爲上第焉。上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爲光祿大夫。永傳秋七月。熒惑隕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天文志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桐柏尤多。巢中無子。荀紀大雨水十餘日。五行志河決于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所居地。凡十五萬餘頃。深者二丈。壞敗宮寺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先勞反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溝洫志壬戌。少府張忠爲御史大夫。百官表是歲。守京輔都尉王尊爲京兆尹。百官表初。南山羣盜備音倍。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食亦反士千人逐捕。顏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讀曰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守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王尊傳關內侯陳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案驗實王子也。

湯下獄當死。光祿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邳都，魏尙匈奴不敢南鄉。讀曰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邳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恒皮逼億，義勇奮發，卒讀曰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讀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邳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是不決，執憲之吏欲置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阻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亞。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匡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西域都護天水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宮室，湯擊邳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知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

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燧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徒各反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湯傳通鑑

# 西漢年紀卷二十五

成帝

河平元年春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乃復五行志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三穀口豆燒死五行志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五行志杜欽薦犍爲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以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改元爲河平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滿通志旱傷麥民食榆皮流移入函谷關天文志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五行志考曰有食之既按五行志云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又劉向云且既其占恐害繼嗣又帝報皇后書云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觀此三者則本紀以既書蓋誤也今不取姑從五行志以不盡如鉤書焉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既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五行志上然其言於是省減

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書曰。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甫往哉。家吏不曉。今一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沐湯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繙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恨。必欲自勝。幸妾尙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預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尙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以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妊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

邑。斯昭陰盛益溢。違經絕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鵲變色。二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古笑字。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考異曰。今許后傳作五月庚子。按荀紀及五行志。竝作二月庚子。應置三月四月於五月之後。當是二月庚子爲是。今從荀紀五行志。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先各反。與旣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灑婁。古屢字。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己日。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按原本。無書云以下。卽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皇太后在彼時。下如職。今見親厚。又惡音烏。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

行以息衆譴。許元反。垂則列妾。使有法焉。許皇自元帝時。韋元成爲丞相。博士給事中。平陵平當。上書言。臣

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閒。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

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知。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讀曰

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堯舜南面而治。先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

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

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

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

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今文泰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當傳秋七月。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

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初。元帝改制。獨除高后所定擅議之令。至是又復焉。

本紀章元成傳。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昱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考異

事不得其年月。今附於平當請復太上皇寢廟之後。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

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樂官。希

闕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德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



化至今未成。今昱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河閒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皮義反

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明。當議復寢。禮樂志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

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是羅元元

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准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

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刑法志詔曰。蓋聞仁以親親。

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

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

如故。東平王傳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匈奴傳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河

平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錢。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二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

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飛去。五行志冬十月。填星在東井軒轅南。崑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

也。而苟紀繫於元年正月之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爲黃渾。今從漢書傳。

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天文志。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天文志。丁巳。夜郎王興與鉤

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大將軍鳳。薦金城司馬臨。叩陳立。為牂牁太守。召興斬之。考異曰。西南夷傳。但云河中。

而胡旦。漢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據也。今按天文志云。河平二年十一月。巳云云。是胡旦蓋據天文志。今從之。是歲。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不

改。外為大言。倨嫚。姍。古訕字。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考異曰。王尊傳。作御史大夫。夫中按百官表。是時張忠

為御史大夫。通鑑改作張忠。今從之。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

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

二千石號。羣盜浸彊。吏氣傷沮。才汝反。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

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

職。卑體下士。厲犇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

耜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音矩。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

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按誅。皆伏其

辜。姦邪銷釋。吏民說。讀曰悅。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

加以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

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捧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讀曰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音式首反救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竝起。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卽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百官表

河平三年春正月。楚王囂。東平王宇來朝。時楚王被疾。天子閔之。詔曰。蓋聞大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乃遭命。離于惡疾。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

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日夕講誦。足以正身虞與娛。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乃細反。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荀紀宣元六王傳。二月丙戌。隗爲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山崩。雍江水。水逆流。本紀五行志。五月甲戌。東郡荏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羣黨爲盜。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天文志。是歲。右將軍史丹爲左將軍。太僕王章爲右將軍。侍中中郎將王音爲太僕。左曹中郎將辛慶忌爲執金吾。百官表。章。安陽侯舜之子。音。太后從弟。慶忌。武賢之子也。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辛慶忌傳。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

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  
志。溝洫。匈奴復株桑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本傳。

河平四年春正月。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長八尺餘。身體鴻大。

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匈奴傳本紀。王商傳本。赦天下徒。賜孝弟

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賑貸。勿收。紀本。二月。單于罷歸國。紀本。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紀本。先是言災異。多指

後宮。上爲減椒房用度。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于王鳳矣。而谷永等獨著之許氏。許氏後。遣光祿大

夫博士孟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賑貸。其爲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

令郡國給樁音衛。積音讀。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宄。如勇反。食讀曰錢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

職。紀本。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丞相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

事。非人力所爲。彤素善吏。宜以爲後。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

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

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

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

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遺粟類妙匹反。輕吏。徵求人

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直類反。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爲女求去。商不能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布內反。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古惕。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究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卽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卽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適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卽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勢。合貨鉅萬計。私商以千數。非獨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秋。卽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竝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

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讀曰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

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弗治。鳳固爭之。

夏四月壬寅。五字據百官表。詔使者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歿。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

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

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商傳。先是光祿大夫張禹領尙書事。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帝舅王

鳳。輔政專權。禹與鳳竝領尙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避鳳。上不許。六月丙午。以禹爲丞相。封安

昌侯。百官表。禹傳。考異曰。通鑑作丙戌。按百官表。恩澤侯表。荀紀。竝作丙午。惟通鑑庚戌。楚孝王囂薨。作丙戌。未知何據。按長歷。是年六月。無丙戌。當是通鑑誤一字。今從漢書荀紀。

子文嗣。本紀。楚王傳。是歲。大將軍王鳳薦酒泉太守幸慶忌。前在張掖。酒泉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

信鄉。讀曰。鸞。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

臣不宜久處慶忌之右。迺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慶忌傳。京兆尹自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司隸校尉王

章。以選京兆尹。章雖爲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百官表。王章傳。

陽朔元年秋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天文志。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顯。京兆尹王章。譏鳳顛權。不可任

用。薦馮野王代鳳。鳳甚愛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曰。臣材驚愚。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

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十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

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

考異曰。漢書元后傳。作七年。按鳳自竟寧元年輔政。至陽朔

字。爲誤。今改作十字。

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

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

速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

武皮反。

骨。死罄穀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

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

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

哀。重巍巍也。進退于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惟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上乃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

闕。故天變婁

古屢字。

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

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于亟瘳。稱朕意焉。鳳心慙。稱病篤。欲逮退。杜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

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于身。刻己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去就

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

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于主上。主上之于

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

音援。

不遣。書稱公毋困我。惟將軍不爲

四國流言。自疑于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尙書劾奏。章死詔獄。

元后杜欽傳。通鑑。按原本不書王章之死。與後衆庶多



免王章似意不大將軍鳳風諷曰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相屬今補入

杜欽奏記于鳳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如淳曰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不分別予賜今

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

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子所以廣

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法之意卽以二千

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

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馮野王傳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杜欽欲救

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

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于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如

是塞爭引之原捐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數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

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杜欽傳是歲楚懷王

文薨無子絕楚孝王傳

陽朔二年春寒失節荀紀詔曰昔在帝堯立義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曰黎民於蕃扶元

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

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本紀夏四月丁卯。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官表於是王氏

愈盛。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

高廓。閣道。連屬之欲反。彌望。其奢僭如此。劉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遂上封事。

極諫曰。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

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

夫尹氏莞與管同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

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

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

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

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

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直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

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

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莞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

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王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于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歙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夏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本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

視。

本紀

八月甲申定陶王康薨。

本紀

以下按原本缺八字今補入

子欣嗣。

諸侯王表

九月奉使者不稱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

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

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

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本紀

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尙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

太傅博士孔光以高第爲尙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尙書令有詔

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光霸之子。

光傳

是歲信都王興徙爲中山王。

諸侯王表

復立楚懷王弟平陸侯

衍爲楚王。

諸侯王表楚孝王傳

# 西漢年紀卷二十六

成帝

陽朔三年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初鳳病。因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按原本脫秋八月以下至此下文谷永與譚書云云殊無緣起今補入安定太守谷永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早薨。彙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秦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智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補永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小心親職。四字仍元后傳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

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癸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洪讀曰沈漸讀曰潛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尙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

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竝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

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爲護苑使者。谷永傳冬十一月丁卯。諸吏散騎光

祿勳于永。爲御史大夫。百官表永定國之子也。通鑑右將軍王章爲光祿勳。數月薨。百官表是歲執金吾辛慶忌

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慶忌傳

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措之本也。先帝劬時召反農。薄其租稅。寵其強

力。令與孝弟同科。閒者民彌惰怠。鄉讀曰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

桑。出入阡陌。致勞耶到反來耶代反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畜。乃亦有秋。其勗之哉。本紀夏四月。雨雪。燕雀死。五行志

秋九月。少府王駿居位八歲。上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

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百官表左馮翊薛宣爲少府。共讀曰供張竹亮反職辨。百官

表薛宣傳考異曰。大例除邦九卿不得歲月。則附於年末。此載於九月之下者。蓋據王吉薛宣傳。王吉

傳云帝出王駿爲京兆尹。而薛宣代爲少府。薛宣傳云。宣遷爲少府。月餘。而御史大夫于永卒。按本紀。永

卒在閏九月壬戌。則二人之除拜當在九月明矣。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臬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

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讀曰悅。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火規反。敦丁固反。王功不興。虞帝之明

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毅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

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竝行。衆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

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音干欺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

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

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薛宜傳。是歲雲中太守辛慶忌爲

光祿勳。百官表。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

立朝。折衝厭一葉反。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讀曰猝。士不素厲。

則難使亡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

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俘。外國莫不聞。迺者大異竝見。未有其應。

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慶忌傳。

鴻嘉元年。匈奴復株桑單于死。弟且麤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匈奴傳。天文志。考異曰。通鑑載於是歲

志。載是年正月末。單于死。五月遣中郎將楊興使用。今從天文志。二月詔月。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

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

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上始爲微行出。紀本

自大將軍鳳薨後。富平侯張放。適于長等愛幸。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張放以開敏得幸。放取皇

后弟平恩侯許放女。上爲放供。居用反。張竹亮反。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

竝拱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

起。寵愛殊絕。張放傳。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考異曰。游宴事見張放傳。內寵事見班

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班傳。捷傳。捷仔進侍者李平

再三。迺聽許。庚戌。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

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張禹傳。百官表。以爲免。按禹傳。禹後尙以特進對成帝所問王氏事。則知

卒字爲誤。今不取。夏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爲丞相。百官表。封高陽侯。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

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宣傳。左將軍

史丹。以帝爲太子時。輔導有舊恩。封武陽侯。恩澤侯。五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匈奴。天文志。六月乙巳。詔

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衛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



憐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元后傳恩澤侯表帝修廢功。以丙吉舊恩尤重。制詔丞相、御史。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

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丙吉傳恩

澤侯表定。今年未滿十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刑法志冬。黃龍見真定。本紀是歲光

祿勳辛慶忌。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百官表

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本紀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鳴。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

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五行志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

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夏徙

郡國豪傑五千戶於昌陵。陳湯傳按原本。脫不復徙。民以下。今從陳湯傳補入。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五行志六月。立中山憲

王孫雲客。爲廣德王。本紀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諸侯王表通鑑

鴻嘉三年夏四月。赦天下。本紀令吏民得置爵。賈讀曰級千錢。本紀大旱。本紀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

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檉雞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脇。去地二百餘丈。民

俗名曰石鼓。五行志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趙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考異曰通鑑考異云。五行

傳。及荀紀亦作陽阿。外戚傳作陽阿。顏註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許皇后。班婕妤皆失

寵稀復進見。於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冒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許后

傳班婕妤仔傳。考異曰。漢書許后傳所載王美人下云。及鳳等。太后大怒。按班婕妤仔傳。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云云。是時王鳳死已四年矣。太后大怒亦非。是今不取。山陽侯弟子平恩侯

且就國。諫大夫王仁上疏。考異曰。此疏漢書無。今取荀氏漢紀。但荀紀作言。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

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娥。亡

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

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

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

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爲翫弄可也。昔姜

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上不聽。荀紀是歲右將軍辛慶忌爲光祿

勳。光祿勳并將軍。百官表丞相司直翟方進。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

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尙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

尙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尙書。知機事周密。一

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尙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

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勳。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緞豬連繫。都

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使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諱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竝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顛過迺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與爲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譎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爲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

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勳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閒。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捕擊豪強。京師畏之。方進傳百

表官

鴻嘉四年春正月。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稅。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本紀秋雨魚于新都。長五寸。五行志丞相史楊焉言。從河上下。

患底柱隘。可鑿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鑿之。鑿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普頓反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

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閒。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

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平陵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滅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使巧不可用。議者常用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本紀溝志魏郡杜鄴時爲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譚有隙。卽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隸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竝爲弼疑。故內無胡鬧感。反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如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無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讀曰。壹飯之簞。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杜鄴傳廣德夷王雲客薨。亡後絕。表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陵室火戊午戾后園闕火本紀作災今從漢書本紀二月河南郵亭樗樹生

枝狀如人頭眉目鬚皆具而無髮耳五行志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諫大夫河閒劉輔上書考異曰荀紀

作諫大夫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自然之占驗也里語

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考異曰荀紀作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今

不予必有禍而無福書奏按原本無天人之所不予以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

諫爭之官廣開中直之路不罪狂狷音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

無失道之僇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

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

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徒結臻方當

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忽之誅於諫爭之臣人有懼心精銳銷喪乃喚莫敢盡節正言非所

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徒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

鬼薪劉輔傳考異曰孟康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

中朝三劉謂是時必兼加官之類故通鑑削去中朝二字余攷儒林房鳳傳乃云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

內廟校書如瀆以為光祿勳治宮中故曰內廟然則光祿勳太中大夫謂之中朝亦可也今在此二字按

百官表辛憂忌爲左將軍師丹爲光祿勳皆在水始三年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  
靡喪爲右將軍又在水始四年此三人官稱恐是追書

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成山度徒谷反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

之靈外淺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古然字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

被其勞國家罷讀曰疲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

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陳湯傳秋七月上迺下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

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讀曰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

朕惟其難但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本紀曰

今見行本監本皆作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唯汪時雖復還延陵制度泰奢光祿大夫劉向上疏曰臣

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

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

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與吐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

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朱均之子考異曰劉向傳作丹朱三劉云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

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

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側略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

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於既之

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

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

泉宮，祁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

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

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

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

坎，其高可隱。於斬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

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

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

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

作邱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



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按原本脫仲尼曰。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鳥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鬣。在到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呂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音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讀曰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

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音宜從公

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劉向傳考異曰劉向傳所載如此蓋是時解

議皆曰宜還復故陵陳湯傳所載是也上迺下詔罷昌陵本紀所載是也然雖還延陵而制度尚奢秦劉

向迺上疏諫載其末謂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是向此疏蓋在已復初陵之後也通鑑移向疏於

前則於復還延陵制度奢奢兩語不協遂削去之且改云昌陵制度奢秦久而不成恐不合當時事情今一從漢書

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

通鑑杜業說上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其讀曰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

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降名之主安定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

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祿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

與敕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

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竝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火規豈無刑辟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

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閒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

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蹙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

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與東布章非所以視

同與示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功臣表上納其言通時蕭何七世孫鄼侯獲坐便奴殺人滅

死完為城旦秋七月癸卯封何六世孫南蠻長喜為鄼侯功臣表考異曰漢書本紀元延年封蕭

相國後喜為鄼侯按功臣表蕭喜紹封在永始

元年三年喜薨永始四年子尊嗣又百官表載鄴侯蕭尊以永始四年爲太常益知紀誤今不取立城陽喜字南唐本作嘉按孝景二年蕭何孫紹封曰自名嘉不應六世孫又名嘉也當是喜字今從表

哀王弟俚爲王書紀表考異曰荀紀作俚今從漢書紀表按今本紀俚作理俚字疑誤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本紀按原本脫丁合葬

杜陵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王皇九月黑龍見東萊通鑑丁巳晦日有食之京師知之四方不見行

志考異曰荀紀作乙巳按是歲南陽太守陳咸爲少府百官表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

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與書

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徵入爲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鈎校發其姦臧沒人辜權財物

官屬及諸中官黃門鈎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陳咸傳淳于長爲水衡都尉百官表

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本紀考異曰百官表內作乙巳今從本紀王氏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

直節元后傳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氣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

皆不至地滅天文志是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釋釋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考異曰谷永傳作已未今漢

未易谷永對曰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成睹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

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謀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

再見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漢讀曰沈又曰耽湎於酒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

是信是使書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顛覆厥德荒沈於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太奢奉終太厚方

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五行志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對曰。元年九月日食。酒亡節之所致

也。獨使京師知之。四方不見者。若曰。沈湎於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今年二月日食。賦斂不得度。民愁怨

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斂滋重。而百姓屈竭。禍在外

也。五行志詔曰。乃者龍見於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與尤朕甚懼焉。公卿申救百寮。深思天誠

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紀本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食貨志

三月丁酉。以特進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百官表商除杜鄴爲主

簿。以爲腹心。舉侍御史。杜鄴傳薦渤海鮑宣爲議郎。宣傳王商白。還王章妻子故郡。王章傳御史大夫王駿卒。考

曰按百官表。種方進代王駿者也。方進以三月爲御史大夫。則駿卒在三月無疑。漢書本紀所以附於年末者。正以不得其日月耳。通鑑以其抵牾。故削去不載。荀紀載於三月得之矣。今從荀紀。上嘗與

張放。淳于長。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古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

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白。久病新起。上指畫而問曰。紉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

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

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始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

讒言。放等不懌。因罷出。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班侍中。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

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按原本無時乘輿以下至此以丞相宣御史大

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請免放就國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張放傳敘傳通鑑考異曰敘傳云王音以諷丞相御史大夫然則諷丞相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丑薨方進以三月丁酉爲御史大夫然則諷丞相御史大夫方進其寵故但云上諸舅皆害十月己丑丞相宣免表百官十一月壬子翟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考異曰百官表己丑獨通鑑作十一月己丑未知何據按長歷是年十一月辛亥朔無己丑當是通鑑誤無疑今從百官表荀紀但荀紀載方進之貶於八月蓋以百官表云三月丁酉京兆尹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貶爲執金吾遂載於八月耳殊不知表所謂八月者自三月至十月居官凡八月非謂秋八月也又黑龍見東萊乃去年九月谷永傳載之甚明荀紀亦載於此年蓋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誤添此一項耳胡旦春秋雖正黑龍之譏而方進貶官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綠飾法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方進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顏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爲常大功十五日爲相公潔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反丁禮中傷者尤多進傳衛將軍王商素不善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參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宏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卽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元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

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趙增壽議以爲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sub>反</sub>。爲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徒。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以湯有討邳支單于功。免爲庶人。徙邊。<sub>湯傳</sub>。上以趙后之立也。淳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光祿勳。平當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sub>當傳</sub>。十二月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sub>識</sub>曰。弊海內。常侍王閔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淳于長。數白宜早止。朕以長言。下閔章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閔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閔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sub>考異</sub>

此詔則淳于長是年已爲衛尉矣。而百官表乃載於永始四年。按淳于長封關內侯時。已云衛尉。程方進傳云。王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遂免湯。徒敦煌。時方進爲丞相。因奏少府陳咸。衛尉逢信。附會湯以求薦舉。皆免官。湯逐在永始二年。則信之免亦在此年。以勢推。閔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之當是信免之後。遂以長代之耳。百官表蓋誤。今從本紀。

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與陳湯俱徙敦煌。<sub>本紀</sub>淳于長。陳湯傳。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爲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財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爲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

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傳方進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爲左馮翊。百官表博伉日派俠好交，隨從士大夫。

不避風雨，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

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傑懾服。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

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貨。博傳

永始三年，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

向。向對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祖宗所立，誠未易動。前始

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

繼嗣。冬十月庚辰。五字仍本紀白太后，令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

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

流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

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

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

國祠，著明者且半。郊志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故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上林苑中，長安城旁，

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

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甚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

古遙字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女教反溺

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溢溢音傷如

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

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

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

平齊人少翁公孫卿變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

至妻公主爵位重古累字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捩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

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遼音陽侯師張宗之姦

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

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伺者

上善其言郊祀志十一月尉氏男子樊竝等十三人謀反殺陳留太守嚴普兩字據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

李譚等四人共格殺竝等皆封爲列侯本紀考異曰本紀作五人按侯表封者凡四人當是紀誤今從

受封在四年故附於殺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



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讀曰逐捕。汝南太守嚴訴捕斬令等。遷

訴爲大司農。賜黃金百斤。本紀考異曰。本紀載於此年。百官表載於四年。當時上怠於政。貴戚驕恣。交

通輕俠。藏匿亡命。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徒旦得赤丸者斫武

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音鼓不絕。乃選鄼令鉅鹿尹賞。守

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音辟避。歷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

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

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輛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禁於

反。食讀曰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因枕藉死。

便輿出瘞寺門柏東。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詭

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著讀曰。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

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尹賞傳。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臣聞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

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孝文

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讀曰之師。尹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鉅依平。繇是

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

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平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按原本無前孝武皇帝。納忠諫。至繇余歸德一段。及此處。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以下文意不相屬。且與考異所論不合。今並補入。上遂不納。梅福傳。是歲右將軍辛慶忌爲左將軍。光祿勳韓勳爲右將軍。少府師丹爲光祿勳。詹事許商爲少府。左馮翊朱博爲大司農。東平太傅淮陽彭宣爲右扶風。百官宣治易。事張禹。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徵入。彭宣傳。考異曰。荀紀載。

於陽朔元年蓋附於王鳳殺王章之後也通鑑載於永始三年蓋附於蘇令既反之後也其相去蓋十一年書中既言蘇令則是蘇令已反之後上此書無疑不應於陽朔元年預言蘇令反也其書所以言王章者正以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自殺王章始也孟堅但見書中說王章故於福傳上書之前序曰是時或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權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按年表鳳死於陽朔三年至福上書時則鳳已死九年矣傳所載非是今不取

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繅寡孤獨

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無出田租本杜鄴說大司馬衛將軍王商曰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

者壇場有常處古燎禮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

每舉其禮助者歡悅讀曰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

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與驅失道禮月之

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

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荅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

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郊祀志考異曰此事見郊祀志不

罷南北郊矣此事見永始三年至次年正月方幸甘泉三月幸河東十一月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衛將軍

月而王商已免矣鄴說辭亦言幸甘泉河東事今附於此年王商免之前王商以病賜金安車駟馬免百官表初梁王立驕恣無度至一日十一犯瀆不可諫止太傅輔奏願令王非

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仗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是歲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之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驗。旣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獨以偏僻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臣愚以爲旣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梁王傳是歲。執金吾廉褒爲右將軍。右扶風彭宣爲廷尉。初。薛宣爲相。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及方進相。思宣舊恩。至是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尙書事。薛宣傳

# 西漢年紀卷二十七

成帝

○

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門。函谷關次門。牡皆自亡。五行志夏四月丁酉。天清晏然無雲。殷殷有聲如雷。有流星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光燿燿而下如雨。自晡至昏而止。本紀天文志荀紀。時谷永爲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衛尉滄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旣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

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穆。則卦氣理效。五  
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竝降。以昭保右。諫曰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溝瀆荒淫。婦言是  
從。誅逐仁賢。離逝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與尤同上天震怒。災異婁  
字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竝見。莠與李同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天  
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  
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  
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閒。羣  
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  
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  
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  
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諫曰之處。徵舒崔杼之亂。  
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竝。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  
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  
錫。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媮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

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嬖唯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悵之心。傷至質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爲秦。厥災水。厥咎亡。詿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讀。曰。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天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許既。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蒲北。揅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穰用度。止尙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勵精

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尙愛羣小。不肯

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谷永傳。中壘校尉劉向復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

若殷王紂。此言非是。今從劉貞父改定本。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

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

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居宜反。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

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禱。占有舒

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虛

失則攝提失方。孟陬子侯反。又音鄒無紀。此皆異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城曰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

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夔火燒宮。野禽獻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

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

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

儻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起興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下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景嚮音。世所同聞也。臣幸行託末屢誦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鉅大異而興高守成王之慶。以崇

劉氏。故狼狽音數奸音。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音。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

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佯來以圖。天文難

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讀曰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劉向京

兆尹何武。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盤辟音雅拜。有司以為詭衆庶偽。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武為

楚內史。厚龔勝。龔舍。在沛郡。厚唐林。唐遵。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何武冬十二月。大司馬

衛將軍王商病。乞骸骨。上閔之。乙未。以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辛亥。商薨。以根為大司馬。驃騎

將軍。百官表。元后孫寶傳。考異曰。荀紀作十一月。本紀云。十二月。溫公考異曰。是歲十一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荀紀誤。今從通鑑。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

地。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為師傅。不遵

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它地。上不從。卒以

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

頓首謝恩。歸誠。禹四男。而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

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讖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

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讀曰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

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日蝕三十餘。地震五。考異曰。漢

書本傳作地震五十六。劉貢父謂春秋地震五耳。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十六字當是衍文。今從之。劉向傳亦言地震五。

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

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禹傳

是歲。趙昭儀害後宮皇子。本紀宮中學事史曹宮。按曹宮。荀紀作曹才宮。下同。御幸上有身。生男於掖庭牛官令舍。按牛官令舍。荀紀作才中黃門田客。按田客。荀紀作田闕。下同。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掖庭獄丞籍武曰。取牛官

令舍婦人新產兒。及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

未。手書對牘背。武卽書對兒。見在末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柰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

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

五刻。持兒與中黃門王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愷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

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張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詔賜宮藥。令

武自臨飲之。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柰何。令

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婢六人皆自殺。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荀紀。趙皇

議郎巴郡譙元上書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允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

議郎巴郡譙元上書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允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

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後漢譙元傳

班固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辛蘇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氏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匈奴搜諧若鞮單于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遺子右於涂。仇擇音纏。王烏夷。當人侍。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匈奴傳。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奇蜀郡楊雄。文雅。集以爲門下史。薦雄文似相如。上方郊祠甘泉。秦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承明之庭。雄傳并贊。考異曰。本傳贊以爲王序云。上方郊祠甘泉。秦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蓋今年事也。時王音死。已久。當是王根。胡且遂。誤以曲陽侯爲安陽侯云。按漢書成帝紀。永始二年。王音薨。三年。皇太后詔復甘泉。秦時。薦雄待詔者。非王音無疑。然據文選。李善註。引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雄。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則似薦雄者。又是楊莊。今以爲王根。未免無據。雄

少從蜀嚴君平學。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及雄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其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曰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王貢傳序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本紀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游觀、屈奇

瑰偉，且其爲已久矣。非帝所造。楊雄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還奏甘泉賦，以風諷。讀曰又是時趙昭儀

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閒豹尾中。故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

言屏玉女，卻慮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奏，天子異焉。雄傳三月，上將祭后土，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

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楊雄以爲

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楊雄傳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爲王。本紀考異曰：荀紀以爲王子憲，按漢書表廣

陵王胥以下，並無名憲者。當以荀紀誤。今從本紀。本傳。十二月，上羽獵。楊雄從，雄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觀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

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

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瀕音賓渭而東。周袤音茂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丁賢反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先合反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竝竝音贊。雄雄傳又作酒箴。以諷諫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旦重上絹反礙。爲丁浪反。所輾音雷。身提徒計反。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音鷄。腹如天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于屬之欲反。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陳遵傳是歲許美人御幸生男。趙昭儀謂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卽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直類反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陛下常自言。不負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御者與客子。解篋。絨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

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噉客子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掖庭獄丞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掖庭令吾邱遵。謂籍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大臣驃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柰何。令長信得聞之。趙皇后傳。通鑑。廷尉彭宣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彭宣傳。李奇曰。初漢制。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國民所殺。諸翊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建其國而還。段會宗傳。考異曰。

烏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為兄。通鑑考異。以為兄字誤。

元延三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弋奢反。東至宏農。南毆漢中。張羅

罔置罟。捕熊。熊。豪豬。虎。豹。狢。弋授反。獾。獾。音。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陸。音祛。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本紀載于元延二年。按楊雄傳。祀甘泉河東之議。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選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

獵。當在今年。今從雄傳。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楊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讀曰諷。是歲。廷尉朱博為後將軍。

百官表。沛郡太守何武。為廷尉。九江太守王嘉。按原本。缺九江。以為大鴻臚。泰山太守蕭育。為右扶風。百官表。

時鄆縣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蕭望之傳。

元延四年。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本紀。

綏和元年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二十丈。二刻所息。天文志諫大夫東海母將隆。奏封事言古者選

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竹刃萬方。母將隆傳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大司馬驃

騎將軍王根。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

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

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尙書般庚。般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

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孔光傳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

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故。皆由

斯焉。定陶王欣。于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本紀定陶王謝曰。臣幸得繼父

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

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本紀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以廷

尉何武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孔光傳。按原本。無孔光左遷句。而御史紀以趙元爲太子太傅。閻崇爲太子

少傅。傅昭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及河內傅喜。爲太子庶子。喜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見傅喜傳太

子數遣中盾。讀曰亢。漢舊儀云。秩四百石。主徵巡宮中。請問近臣黃門郎中常侍班穉。方直自守。獨不敢答。穉伯之弟也。敘初

故南昌尉梅福。以帝久亡繼嗣。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乃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墜人

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與逸同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敵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不納。至是欲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傳，甲子恩澤表。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本紀。行幸雍，祀五時。本紀。初，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扶問反職。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爲然。夏四月，以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爲大司馬，置官屬，罷驃騎將



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益大司空奉扶用如丞相如漙曰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以備三公官焉本紀朱又令護軍都尉居大司馬府北司直百官表大司空何武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

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紀綱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預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

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

內史如都尉以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爲中尉何武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本紀子箕

子嗣中山王傳大司馬王根乞骸骨冬十月甲寅上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百官表

漙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

議以爲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

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廷尉孔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

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

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孔光以廷尉孔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

孔光傳十二月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有廣聰明燭幽

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

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

千石以應古制。奏可。朱博傳中壘校尉劉向卒。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

廢。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室。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卒時年

七十二。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劉向傳

綏和二年春二月。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翟方進曰。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

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

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滿。沈讀曰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

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顏曰二百餘人。謂丞相官屬。唯君侯擇

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音肥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壬子。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

及引決。上遂賜册曰。惟君登位。災害竝臻。聞者郡國穀雖頗熟。百姓不足者尙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

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

增賦稅。城郭塿反。人緣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

制詔下君。君云。賣酒膠。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膠。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

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尙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上祕之。

遣九卿册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表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異於它

相故事。翟方進傳。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卽建平侯杜業上書言。方進本

與宿于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郭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

因時信讀曰其邪辟。讀曰報暱。五懈。眦仕懈。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

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賄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孫宏免官。陳咸歸故郡。

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

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

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

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卽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

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嘗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

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讀曰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

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

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子諱。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轍。讀曰天下。天下

莫不望風而靡。自尙書近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慄。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

聞方進卒。讀曰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杜業。赦天下。荀紀。考

粹。

本紀無今據  
荀悅漢紀

三月大水

五行志  
荀紀

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

五行志  
荀紀

太僕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

一寸八分

荀紀丙戌帝崩於未央宮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讀曰熹

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

皇帝之意

郊祀志

夏四月己卯葬延陵上尊號曰孝成皇帝

本紀

四月己卯葬延陵荀紀作三月丙戌帝崩於未

朔無丙午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本紀

# 西漢年紀卷二十八

哀帝

孝哀皇帝諱欣。元帝庶孫。定陶共王子也。年三歲。嗣立爲王。長好文辭法律。綏和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年

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本紀帝初卽位。

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孔光傳夏四月壬寅。封帝舅丁明爲陽安侯。傅妃父

晏爲孔鄉侯。外戚傳恩澤侯表。考異曰漢書本紀載於五月。立皇后。尊傅太后。詔後按恩澤侯表。丁明

外戚傳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爲皇后。此據明甚。是二人之封在立皇后之先。無疑當是本紀。因立皇后尊

傅太后。故附於詔末耳。今從侯表。或疑王寅先於帝卽位五日。按外戚傳以爲傅太后封。非帝丙午卽位

之後。諫大夫楊宣曰。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傅復然。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五行志建平侯杜業

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

考異曰通鑑載於七月。葬免之後。然此書本爲王氏設。使葬已免。不應尙以爲言。當是葬未免時。上按傳

載書後云。又言宜爲共王立廟。京師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丁后爲帝太后。董宏事既載於四月。不

應業此疏。卽在七月。今移於立廟京師之前。按考異云。則此上當有董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

宏請尊帝母丁后事。此後當有杜業。恭王立廟事。此本俱不載。疑有脫落。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

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

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下可不慎。陛下初卽位。謙讓未臯。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早以義制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竹刃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尙存。不者。幾爲姦臣笑。所言合指。朱博果見拔用。杜周傳由是爲光祿大夫。博傳六月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讀曰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讀曰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音郝方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侯樂人兼雲招讀與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音楸音員二人。給盛德主調音危音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竿音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絃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

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纓音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筭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鈔音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共七十二人。給大官音馬酒。共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禮樂志。詔曰。曲陽侯王根。前以大司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戶。太僕安陽侯王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益封五百戶。丞相博山侯孔光。大司空汜音。鄉侯何武。益封各千戶。本紀元后傳。考異曰。此事通鑑載於七月。王莽益封事。附見。蓋通鑑據元后詔書耳。按本紀。四人益封在六月。又莽傳載莽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下詔益莽封二事。自不同時。當是元后傳取三人益封。附作一處。非事實也。今從本紀及莽傳。左將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食貨志。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直用。困不足。其議限列。本紀丞相

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頒。後遂寢不行。本紀食貨志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王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竝。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復乞骸骨。秋七月丁巳。五字據荀紀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憫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莽傳顏曰綠車皇孫之車。考異曰百官表以爲十一月丁卯荀紀載於七月空不應莽免反在十一月。又丹傳云代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表載丹以綬。和二年七月庚午封。復置司則知百官表所謂十一月者蓋字誤也。荀氏漢紀獨書於七月。當是此時表猶未誤耳。今從荀紀。復置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百官表初。薛宣爲丞相時。弟修爲臨菑令。後母常從修居。居官宣迎後母。修不遣。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是歲。博士東海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楊明。欲令創。初良反下同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



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竹兩反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誣丁禮反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音修者，與瘡音縮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讀曰促明，非以恐威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千故反手足，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與集同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馬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徒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郡，卒於家。薛宣傳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司隸解光奏曲陽侯根

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滅累鉅萬。縱橫胡孟切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

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居用反張竹亮反。

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同與管朝政。推親近吏簿張業。以為尙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

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

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凡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

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按原本無案根骨肉至親以下文意不屬今補入

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為庶人。元后傳八月。鄭

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帳組繫劍佩之。招殿前署長命

曰。天帝令我居此宮。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忽忘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五行志荀紀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八月下有庚

申兩字按長歷是年八月丙寅朔無庚申兼五行志云九月庚申地震九月既有庚申益知八月庚申兩字為誤今削去之上使使侍中光祿大夫傅喜。問待詔黃門

李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直用反極言毋有所諱。考異曰李尋傳云使侍中衛尉

二年九月地震又表傳云傅喜自衛尉為右將軍及免右將軍以光祿大夫養病在七月不應九月尙尋為衛尉也百官表建平元年侍中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則知衛尉兩字當易為光祿大夫乃是尋

對曰。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

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

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與暗同。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閒。差瘵。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烏點反。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

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或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  
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與穰同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  
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  
則伏不見。而爲彗。蕪。與李同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  
右與祐同陛下也。宜深自政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  
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  
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於六反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  
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  
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  
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尙書近  
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于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故曰。朝廷亡人。則  
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  
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功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竝興。外戚顛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諫曰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留神反覆。愚臣之言。上雖不從。然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堤。李尋傳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按原本脫待詔以下十三字。今補入。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析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里。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

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北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火規。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濫。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

則開東方下水門。既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有通有三害。民常罷讀曰疲。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溲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盜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能讀曰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讀曰志。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今所謂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宗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竝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列。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旣衰。四夷竝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他丹反。推推他回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思薦反。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讀曰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

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懲中國罷疲。讀曰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下門。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來各。浪音。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而遮。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所例。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



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所以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與斲。勿伐。邵伯所茇。步高反。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散議可。散又以爲禮去。邱呂事。有殺。所列反。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禴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讀曰墟。失禮意矣。草元成傳。

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扶元反。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所角反。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

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龔勝。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音。父音甫。

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

于癸。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

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太奢。刑罰太深。賦斂太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

兩龔。癸西。徙大司馬師丹。為大司空。百官表云。考異曰。傳喜傳云。明年正月。徙大司馬師丹。為大司空。百

有大司馬師丹議表。載宣免侯。在綏和二年。則丹為大司空。在今。年。上少在國時。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

愷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先帝不

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

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

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師丹。中壘校尉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春秋。以求

助。光卒不肯。時五官中郎將。不其房鳳。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如淳曰。內卿。光。與歆共校書。三人皆侍

中。唯鳳龔許歆。劉歆傳。因共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這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

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量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不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篇，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讀，讀曰疲。

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敬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曰。欲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欲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徒守五原。劉歆傳王龔亦出爲宏農大守。房鳳九江太守。儒林傳丞相司直喻麋。郭欽奏豫州牧鮑宣。舉錯煩

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又奏京兆尹薛脩皆  
免鮑宣傳百官表光祿大夫朱博爲京兆尹百官表燉煌太守奏陳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詔  
徙安定湯傳



# 西漢年紀卷二十九

哀帝

建平元年春正月丁酉侍中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百官表恩澤侯表四月丁酉按喜傳正月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考侯表喜以正月丁酉封侯荀紀赦天下本紀丁未有石隕於北地十六荀紀通鑑皆無丁未二字此據五行志又通鑑荀紀書此事于拜傅喜之先按是年正月丁酉乃初六日丁未乃是日日出時有十六日相去六日不應丁未反在丁酉之前也今釐正之志作十荀紀作十六今從荀紀白氣著天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一刻而止荀紀定襄有牧馬生駒三足隨馬飲食荀紀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在成帝時害皇嗣在四月丙午赦令前外戚傳考異曰趙后傳作四月丙辰按字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非所以懲惡崇誼于是免新城侯趙欽欽兄子訴皆爲庶人家屬徙遼西郡按原本無昭儀傾亂聖朝以下事義未了今補入二月制詔丞相大司空曰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爲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本紀考異曰本紀但作詔曰今詳詔云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如此則是詔丞相大司空無疑今從劉貢父志秋九月甲辰有石隕于虞二五行郎中令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師丹傳

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孔光傳。考異曰。師丹傳作郎中令。冷。寒。按是時無郎中。妄增。並郎中乃官名。姓冷名寒耳。文紀。惟丞相孔光。大司馬傅喜。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以爲不可。傳喜有中大夫令。免令亦姓也。今從荀紀。

由是寔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讀曰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快音桂。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一瞻衆心。尙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傅讀曰經義。以爲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閒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古屢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乃爲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于朕。及君奏封事。傳于道路。獲虛采名。謗議匈匈。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虛愛反。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尙書令唐林上疏曰。竊



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旣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惟陛下財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師丹傳冬十月壬午。京兆尹朱博爲大司空。百官表以光祿大夫瑯邪郡漢爲京兆尹。初漢以清行徵。及爲京兆數月。病。後爲太中大夫。考異曰。百官表載于綬和二年。按表先書朱博爲京兆尹。後以郡漢繼之。博以建平元年十月遷。以大司空則郡漢代博。亦當在建平元年十月。後必是百官表誤一年。今書于朱博選大司空之後。以大鴻臚王嘉爲京兆尹。百官表中山王箕子幼有眚。所領反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由素有狂易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尙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說詛上及傅太后。更使中謁者令史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禰治立受傅太后指。幾。讀曰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暨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暨修氏刺治武帝。得二十萬耳。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勸奏。說詛謀反大逆。馮太后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馮奉世。馮昭儀傳十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廟。廣如匹布。長十餘丈。日而去。天文志。荀紀甲子夜。濟陽令劉欽生子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卜者王長占之曰。此兆吉不可言。時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之曰秀秀。長沙定王發六世孫也。光武贊論是歲。劉歆改名秀。劉向傳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東觀漢紀

建平二年。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太后。

猗子奇。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遂策免喜。以列侯就第。喜傳通鑑。考異曰。百官表作三月。荀紀作正月。通鑑取

荀紀。今大司空朱博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由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

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

未獲嘉祐。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爲御史大夫。又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

冠號如故事。博傳乙亥。兩字據五行志策免光曰。君相朕三年。憂國之風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

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竝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

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母能爲。是以羣卿大夫咸憤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

綬罷歸。光傳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考異曰。百官表作四月乙未。荀紀作四月乙

大司空博爲御史大夫。乙亥。遷觀此。則乙亥爲是。又五行志云。四月乙亥。朔。按長曆。是月丁巳朔。少府趙

非乙亥。□□。外博以戊午除。御史大夫。既有戊午在□。乙亥豈得爲朔。是日亦無乙未。表志皆誤。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舊儀曰。丞相御史大夫。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

侍郎楊雄。李尋。考異曰。百官表作中尉。荀紀作少傅。五行志作少府。三者不同。以史考之。是時無中尉。蓋

又朱博傳曰。趙元以少府爲御史大夫。如此。則少府爲是。當是荀紀誤。以府爲傳耳。今從朱博傳。及五行

志。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注以爲人君不聽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

曰。歲月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

應天變。楊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按原本

未完今補入。朱博上書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朱博

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平阿侯譚子去疾，復進其弟闓為中常侍。董賢朱博又奏言：漢家

德薄，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

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

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朱博傳

無秩卑而賞厚以下，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

文意不相屬，今補入。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

太后宜起陵，共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紀遣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東

葬于定陶，貴震山東。丁姬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

大終，當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邱、丁廣世、東郡郭昌

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罔上惑眾，下獄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帝

立司隸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考異曰：李尋傳作司隸校尉，按百官表，司隸校尉罷于成帝時，至

帝綏和二年復置，但為司隸屬大司空，比司直校尉二字衍，今刊之。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秀，秀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秀

向奏忠可下獄，秀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

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災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帝久寢疾。幾讀曰冀。按原本無數。召見以下文無著處。今補入。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甲子制。詔丞

相御史。蓋聞尙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

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

貿易。大異連仍。盜賊竝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惟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

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遁。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

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本紀李尋傳。考異曰。

元年。無元將兩字。今唐本哀紀有之。然武帝既有太初矣。哀帝不應復以紀元。恐或有元將兩字。因存之。今川本本紀亦有元將二字。上改制月餘。寢疾自若。八月丁巳。

據天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與由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

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

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

道惑衆。姦能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褫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

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李尋。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李尋傳。本紀。帝以寢疾。博徵方

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郊祀志。通鑑。詔

左將軍彭宣等劾奏博宰相元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思化爲百僚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讀曰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元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元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羣臣皆以爲如宣等言可許考異曰朱博傳云右將軍嬌望等四十人以爲如宣等言可許按百官表嬌望次年方爲右將軍荀紀亦不取今姑以羣臣字代之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赦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顛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方命圯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宜與博元同罪罪皆不道上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甲戌兩字據博自殺朱博傳本紀考異曰本紀云博自殺元減罪二等論宴削戶四分之一百官表載趙元下獄論紀表不同按朱博傳云上減元死罪三等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如此則元未嘗下獄也百官表誤今從紀傳朱博之自殺紀載於八月荀紀以爲七月甲寅按百官表九月乙酉諸吏散騎光祿勳平當爲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爲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漢儀注御史大夫爲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大夫代平當不應當十二月始自御史京兆尹王嘉爲御史大夫荀紀通鑑平當傳考異曰荀紀作十二月大夫拜相也明衍二字今從荀紀是與平當除拜同日甲寅爲是策左將軍彭宣曰有司數奏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晏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

上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彭宣傳以光祿勳丁望為左將軍。卒。以執金吾公孫祿為右將軍。百官表是歲

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百官表城門校尉丁憲為太僕。百官表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故

泰山太守蕭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蒼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軍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曰

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

于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蕭望之傳烏孫庶子卑援音發。憲竹二翁候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

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與驅同牛畜去

卑援。憲恐。遣子趨音錄。為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

告令還歸。卑援。憲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匈奴傳

建平三年癸卯。帝太皇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本紀桂宮鴻舉殿災。今從本紀。上使使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

病篤。不應召。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于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端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

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

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當傳三月己酉。當薨。本紀有星孛于河鼓。本紀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為丞相。百官表

封新甫侯。恩澤侯表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崇。駿之子也。通鑑考異曰。通鑑云。京兆尹駿之子也。

去京兆。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帝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

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昔魏尙坐事繁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爲雲中守

嘉傳云爲雲中太守按文帝時郡守未加太守

守之加太蓋景帝制也今刊去太字匈奴忌之景帝擢韓安國于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

考異曰考乃寶太后用安國爲梁內史蓋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

州刺史卒獲其用天子納而用之嘉傳冬十月汝南西平遂陽樗樹臥生枝葉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

髻髮凡長六尺一寸有耳紀荀十一月壬子上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懈

意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秦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

司行事而禮祠焉本紀郊祀志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

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步賄反草并祠之河內息夫躬長安孫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

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爲太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

祭說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于杯杓上灼反荆軻之

變必起于帷幄事勢如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乃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宏

上變事告焉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歡等祠祭說詛上爲

雲求爲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尙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

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國除東平王息夫躬傳時事連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放寡居共居居用養

弋亮反長信宮御史大夫王崇奏封事爲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爲昏帝以崇爲不忠誠左遷爲大司農王吉

傳放棄市本紀擢寵爲南陽太守譚穎川都尉宏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息夫躬傳是歲零陵大樹偃仆地

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荷紀五右將軍公孫祿爲左將

軍執金吾音嬌望爲右將軍光祿大夫蕭育爲執金吾穎川太守毋將隆爲京兆尹百官表

建平四年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工考反或振音一枚傳相附與曰西王母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

髮徒踐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夏京師郡國民聚會

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

髮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讀曰政事故梁州刺史杜鄴對曰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

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

於街巷阡陌明離園內與疆外臨事盤樂亢陽之應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性弱難治易亂門人之所

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本紀五行志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

弟商尙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

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尙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

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



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顛制邪。二月辛卯。上遂下詔。封商爲汝昌侯。鄭崇傳。恩澤侯表。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董賢女弟。旣爲昭儀。寵幸。皇后日疏。后父孔鄉侯晏。嘿嘿不得意。沛國桓譚說晏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事。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致貽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人白皇后。如譚所戒。後漢桓譚傳。考異曰。此事見後漢。不三月丁卯。諸吏散騎。光祿勳賈延。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夏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五行志。五月。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本紀。秋八月。共皇園北門災。本紀。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丑留反。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說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按脈。幾互依反。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服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孫寵。爲方陽侯。左曹

光祿大夫息夫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考異曰本紀書于三月按侯表賜右師譚爵關內侯食邑又封三人並以八月辛卯封今從表

傅太后同母弟鄭渾子業爲陽信侯。考異曰本紀書于二月按業亦以八月辛卯封當是與息夫躬同一日也今從表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

議亡所避。上疏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王嘉息夫躬傳恩澤侯表諫大夫鮑宣曰竊見朝臣亡有大儒骨

鯁白首耆艾。魁反口賄壘音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

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

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惑講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

民流亡去城郭盜賊竝起吏爲殘賊歲增于前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民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

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

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

地之戒臣宣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鮑宣是歲丞相司直龔勝爲光祿大夫

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勝傳

諸吏散騎光祿大夫王安爲右將軍建平侯杜業爲太常。百官表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

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上奏上引見躬遂下詔曰閒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

將軍惻然深以爲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器用。公戶惡執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

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年正月今從漢書本紀書于是年之末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考異曰荀紀云辛卯朔誤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夙夜憂勞未皇寧息惟陰

陽不調元元不瞻未睹厥咎婁古屢字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勢獲名溫

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千故反躬乃正月朔日有食之厥咎不遠在

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僚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本紀丞相王嘉上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

敖讀曰傲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

福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

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

以後縱心恣欲法度凌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

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

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

見親有加賞賜屬之欲反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

衛見錢多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溷于長，張放、史育，有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絺繒而已。共皇寢園，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孝，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貢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薨，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卒陷厥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

王嘉傳按王嘉此疏專爲董賢而原本刪去孝成皇帝以下文義未安今從本傳補入考異曰通鑑止書都內錢四十萬萬

遂刊去下兩語溫公之意謂都內爲京師上是總語下分別而言之耳水衡二十五萬萬少府十八萬萬共四十餘萬萬計成數而言故總云都內錢四十萬萬耳以史考之都內令丞屬司農殿助傳云越人名爲蕃臣貢酬之奉不輸大內應都曰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屬治粟食貨志云武帝時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如此則都內是官名非京師之謂也都內掌天下之經費既富少府掌天子之私藏嘉所以言此者蓋是時經費既富而私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新都侯王莽功德王莽時又徵孔

藏亦豐通鑑用其一而去其二非其旨矣

光詣公車，問以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又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

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朧反側隱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反之作歲之朝曰

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

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讀日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

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

於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

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音爰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

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

以順天也又曰天棗上林謀反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

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與福較音角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讀曰悅董賢風讀曰太醫

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皇弟侍中嘉詔獄無所得乃解後漢桓王莽從弟成都侯邑爲侍中矯稱太

皇太后指白帝爲莽求特進給事中帝復請之事發覺太后爲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爲西河

屬國都尉削千戶何武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司隸鮑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

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

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

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少府董恭爲衛尉。

百官表

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胡。

胡首鳴。本歲星入太微。逆行于右執法。

志。是歲大月氏王使獻浮屠經。

受之。六典注。

元壽二年。太常杜業坐選舉不實。貶爲上黨都尉。百官表業傳。有詔舉太常新都侯王莽。私從前將軍何武求

舉武不敢舉。

何武傳。

帝臨崩時。以璽綬付董賢曰。無妄以與人。國無嗣主。內外恆懼。中常侍王閔。白太皇太

后。請奪之。卽帶劔至宣德後闕。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

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皇太后。王閔事附見後漢張少傳。

班固曰。漢興藉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甚。父子竝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

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

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皇及母

后。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

# 西漢年紀卷三十

平帝

孝平皇帝諱衍。

初名箕子。

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姬。年三歲。嗣立爲王。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哀帝崩。

太皇太后遣車騎將軍王舜與大鴻臚左咸光祿大夫孫寶使持節迎中山王奉成帝後。九月辛酉。中山

王卽皇帝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

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爲難保

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才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識曰進。不

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

使明道之。

本紀。

故廷尉梁相復爲大理。

百官表。帝未崩以前。

按百官表。元壽三年。故廷尉梁相復爲大理。或在哀

帝未崩以前。亦未可知。此本。書於平帝卽位之後。不知何據。

元始元年。按後漢書。申屠剛傳云。平常時舉賢良方正。因對策云云。而漢書平帝紀。初無舉賢良方正之

文。惟元始元年。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意剛以此時對策原本無此四

字。當是脫

落。今補入。

扶風功曹申屠剛。以方正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

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瞿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

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制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敵

誹。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制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敵

誹。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制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敵

誹。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制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敵

諫之鼓。關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人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尙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尊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



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剛嘉之。七世孫也。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爲人。後漢申屠剛傳。是歲。司寇更名護軍。百官表

元始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民俗。與珠厓相類。武帝時。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數年來還。地理志。夏。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遣使者捕蝗。民捕蝗

詣吏。以石斛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賜

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

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之勇反。食。六月庚寅。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

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

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

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於是勝。漢遂歸老於鄉里。

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兩傳

元始三年春正月。天雨草。五行志。詔有司爲皇帝納采莽女。信鄉侯修。徒冬反。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

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辭。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

王仁。素剛直。莽使使者迫守。皆自殺。莽傳。通鑑。執金吾尹賞。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

其功效。則復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尙威嚴。有治名。百官表。尹賞傳。按百官表。元始二年。左轉都尉。尹賞爲執金吾。一年卒。此據書。執金吾。尹賞病死。而二年不書。尹賞爲執金吾事。疑有脫落。

元始四年夏。皇后見於高廟。本紀。徵能治河者。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

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

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

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溝洫志。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

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羣臣議。皆曰。孝宣皇帝以

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父

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

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韋元成傳。通鑑。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本紀。

是歲詔書追錄忠臣。封王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諡嘉爲忠侯。王嘉傳。恩澤侯表。

元始五年春正月。祿祭明堂。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古地之祀。樂有合有

別。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

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而無限界。故其樂同祀。

天則天文。從祭。隲則隲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隲理也。天隲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隲。其詣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隲配。一體之誼也。天隲位皆南鄉。禮曰同席。隲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古畝以事天隲。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隲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與集此天隲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于隲上之圓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隲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壬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隲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讀曰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閒。天隲之祠五徙焉。郊志按奏復南北郊。祀郊志以爲五年無月日。疑當附末之年。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陸九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

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本紀夏四月乙未。太師孔光薨。百官表按原本脫夏四月以下今補入。

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諡曰簡烈侯。賜贈葬送甚盛。如大將軍王鳳制度。光傳徵天下

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

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本紀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儒林贊

班固曰自武弟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

藩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

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

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所以罔罹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五行志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按原本脫幼少

原闕十二月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

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莽傳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

竝作至于變異見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初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千五百二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地理志。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彫罪以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刑法志。自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食貨志

先兄行甫好嗜班史。東西宦仕，挈以自隨。飲食起居，不去手者三十年。嘗卽紀傳而有述，又考其置官置兵本末，以爲總錄。脫益貫穿，易以編年體，爲一代史。其他傳記，率多採錄。蓋又不專以班氏書爲定標。曰西漢年紀。嘉定辛巳，鈔本于葢漕治所。學弟儀甫謂余考西蜀圖志，得之記載。眉山二劉亦嘗爲此書。一乃巽岳李公之甥。巽岳以爲不下劉道原。余雖未睹，然觀志之所稱，特不逸班史一字。是但銓次年月，似無所取舍。余旣惜行甫兄弗獲與劉同時，又以巽岳不及見兄，此書爲恨也。東陽王觀之中甫。



¥2500